

梦

花

想

清·樵云山人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梦花想

〔清〕樵云山人 编

序

自有文字以来，著书不一。四书五经，文之正络也；稗官野史，文之支流也。四书五经，如人间家常茶饭，可用，不可缺；稗官野史，如世上山海珍馐，爽口，亦不可少。如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而稗官野史不足阅，是犹可用家常茶饭，而爽口尤珍馐矣。不知四书五经不外饮食男女之事，而稗官野史不无忠孝节义之谈能通乎此，则拈花可以生冰之清、雪之洁、柳之秀、雅莲之馨香，可谓无花不飞矣。湖上之逢，舟中之句，啸雪亭寻梅问柳，探花郎跨凤乘龙，可谓无想不艳矣。以至梅、雪二公忠勤王事，竹、杨二子慷慨多情，张、刘二生之诡计阴谋，春花、朝霞二女之慧心侠骨，则叹不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也。发想可以见奇，不必谓稗官野史不足阅也。但花必欲飞，不飞不足夺目；想必欲艳，不艳不足嫌情。何也？无花不飞，无想不艳，亦无花不艳，无想不飞，方足以开人心花，益人心想，以为文士案头之一助。

今传中所载为梅，何花不艳，何想不飞？或阅荪传者，如逮名花，同列艳媚，虽桃李白，而清香胜之。为生奇想，天际飞来，虽水穷山尽，而幻景出之，如逢才子佳人，叹有相对。

虽才为司马，慧似文君，而风流喜雅却又过之。此《飞花艳想》之所由作也。虽然花飞矣，想艳矣，亦花艳矣，想飞矣，偏于忠孝节义之淡，而心及饮食男女之事，是何爱拾日用山海珍馐，而废家常茶饭也，是何爱拾只阅稗官野史，而废四书五经也。其可乎！若荪传者，权必胸经，邪必悔正。花飞而气自存，想艳而文自正，令人读之犹见河洲窈窕之遗风。则是书一

出，谓之阅稗官野史也可，即谓之读四书五经也亦可。

岁在己酉菊月未望，樵云山人书于芍药溪。

目次

第一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004
第二回	柳秀士舟中题句.....	013
第三回	两闺英湖上遇才郎.....	019
第四回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023
第五回	栖霞庵步月访佳人.....	027
第六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035
第七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041
第八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047
第九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052
第十回	拆开梅雪两分离.....	061
第十一回	占寺还金逢妙丽.....	070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078
第十三回	连及第驰名翰院.....	085
第十四回	为辞婚种祸边庭.....	090
第十五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097
第十六回	点宫秀暗添离恨.....	101
第十七回	雪莲馨辞朝省母.....	107
第十八回	柳友梅衣锦还乡.....	111

第一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诗曰：

云山到处可舒襟，风月闲情试共寻。

世界尘场观莫浅，古今傀儡看须深。

春秋满腹非无意，笑骂皆文各有心。

不是千年明眼士，当时芳臭孰知音。

话说嘉靖年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有一秀才姓柳，名素心，表字友梅，原是唐朝柳宗元之后，父亲柳继毅，官至京兆尹，不幸在十三岁上边，就亡过了。母亲杨氏，贤能有志，就苦心守节，立志教柳友梅读书，日夜不辍，真个是：

三更灯火五更鸡，雪案萤窗志足奇。

自古书香传奕叶，果然庭训振家仪。

自幼的时节，日间母亲做些女工，友梅便随母侍读，夜间燃灯，杨氏就课子读书，那吟哦之声，往往与牙尺剪刀声相间。

杨氏训子之严，无异孟母断机。友梅读书之勤，亦不啻欧阳画荻。友梅生得一表人材，美如冠玉，又且颖悟过人，做的文章便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十五岁上，就领了钱塘县学批首。虽然他父亲已故，门庭冷落，那友梅生性豪爽，贫乏二字，全不在他心上，平日只以读书做文为事，或遇看花赏月、临水登山，却也做些诗词自娱。同辈朋友，却又啧啧称羨他的才华。生平因慕李太白的风流才品，又取个别字月仙，取谪仙爱月之意。隐居山阴县中，那山阴的所在，真个千峦竞秀，万壑争流，无穷好景，应接不暇。友梅的住居却弯弯抱着一带流水，远着数点青山，门栽几树垂杨，宛似当年陶令宅；径植百竿翠竹，

依然昔日辟疆园。月到梅花，吟不尽林逋佳句；杯浮绿叶，饮不尽李白琼浆。曾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人才，诗云：

美如冠玉润如珠，倚马文章七步诗。

锦绣心肠能辟面，山川秀丽见丰姿。

陈思妙句应无敌，卫 仪容差合宜。

一段风流谁得解，能挑卓女醉西施。

又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住居：

门掩垂杨绿树东，小桥曲径漫相通。

青山点点参云表，流水淙淙落涧中。

地产才郎知毓秀，花无俗气自吟风。

当年欲访幽人迹，却与西施旧宇逢。

原来柳友梅的住居，就在当初范蠡访西施的所在，那浣纱遗迹，至今尚存。柳友梅性又爱梅，他母亲生他这日，梦见梅花满树，落满怀中，因此父亲自小唤他是友梅。后园中，栽着无数梅花，乃是他父亲的手栽。柳友梅生性爱梅，凡遇梅花开放时节，或把酒对花自斟自咏，或携朋挈友迭唱迭和，兴致最高。卧房常时供一枝梅花，古秀曲折，令人描画不就；无梅时节，更挂一幅梅花的单条，墨花飞舞，生气飘动，常自题其上云：

吟成白雪心如素，曼到梅花香也清。

昔日浣纱今日恨，玉人如许愿相亲。

因这一首诗，有分教：

阳春白雪，诗中联罗绮之缘；柳艳梅香，花下结鸳鸯之带。

一日，正值初春，梅花竞盛，开满园林，也有两叶的，也有单瓣的，也有绿萼，也有玉叠，或红、或白、或老、或嫩，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引起那林和靖的风流，鼓舞得孟浩然的兴致。昔贤高李迪有诗咏那梅花之妙：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潇潇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其二：

断魂只有月明知，无限春愁在一枝。
不共人言惟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
花残别院烧灯夜，妆罢深宫览镜时。
旧梦已随流水远，山窗聊复伴题诗。

柳友梅是日正在那里把酒赏玩，对花吟咏，忽见小童抱琴走进来道：“外边竹相公、杨相公来访。”原来竹、杨二生就是友梅同笔砚的朋友。竹生名干霄，表字凤阿，乃是兵部竹淇泉的嫡侄，与柳友梅又是年家，为人少年老成，最重义气，且文武兼长。杨生名怀璧，字连城，乃是柳友梅母亲的内侄，做人雅有情谊。三人交往甚厚，平日间不是你寻找，便是我访你。柳友梅听见说二人来访，忙出来迎接。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全无一点客套，一见了，柳友梅便笑说道：“两日梅花开得十分烂漫，二兄为何不来一赏？”竹凤阿道：“前两日因家叔父复命进京，匆忙数日，不得工夫。昨日要来，不期刚刚出门，撞见老刘厌物拿一篇寿文，立等要致与严相公夫人上寿，他说顷间去柳兄处寻不见，只得来央及兄，又误了一日工夫。今早见风日晴和，弟恐错过花期，所以约了杨兄，不速而至。”杨生道：“小弟连日也为些俗冗羁绊，未免辜负芳辰。”柳友梅道：“我说老刘昨日来寻，必有缘故，原来又要奉承权贵耳。”三人说着话，待过茶，遂邀进后园看梅。果然清香扑鼻，素色精神，引起人无限兴致，真不减玉树风前，何异瑶台月下！柳友梅即于花下展开一幅花笺，吟诗一首，诗云：

素姿雅秀夺春开，压倒群花独占魁。
影入月中矜玉色，香浓雪里动诗才。
淡笼烟水疑图画，点缀琼瑶胜剪裁。
无限深情谁得解？相思不尽题相陪。

竹、杨二生接诗吟玩，俱夸奖道：“有此好花，不可无此佳句。更值芳辰对景，知己谈心，今日可谓二美具，四难并矣！”柳友梅道：“拙咏欠工，还求和韵。”竹、杨二生齐应道：“这个自然。”竹凤阿随即吟成一首，和着柳友梅的韵，题于锦笺上云：

气禀先天得早开，名传南国播花魁。
难凋三友冰霜操，易赋千言珠玉才。
香冷暗侵高士卧，影疏振约美人裁。
年来有子堪调鼎，变理阴阳可重陪。

柳友梅道：“凤阿兄诗句，声门超卓，绝无寒士气，鼎鼎才也！”杨连城看了，也赞道：“诗情雄壮，大有盛唐音韵，非中晚可及！”随即自己也展开一幅诗笺，花前题就，呈与柳、杨二生。柳友梅接来一看，上写云：

欲识天心待雨开，流芳已占百花魁。
一枝初试阳亨象，数点中宣造化才。
逊雪难为郢客和，斗艳疑属寿阳裁。
不须攀折相寻问，半领春风得意陪。

柳友梅看罢赞道：“杨兄佳句，当为翰苑仙才！”竹凤阿道：“但观末后一联，分明是春风得意，看花长安之意了。”三人互相题咏，赏玩了一回。

柳友梅就叫抱琴排上酒肴，即于花下对酌。饮了数杯，竹凤阿道：“此花秀而不艳，美丽不妖。众花俱萎，此独凌寒自开，万木未荣，此独争春先放，虽然骨瘦姿清，而一种潇洒出

尘之致，自非凡花可及，使人爱而敬之。就如二兄与小弟交，淡而自浓，久而加敬。终不似老刘这班俗子，伺候侯门，趋迎府县，未免为花所笑。”友梅道：“虽如此说，只怕他又笑我不为功名，终日饮酒赋诗，与草木为伍。”杨连城道：“他们笑我，殊觉有理，我们笑他，便笑差了。”竹凤阿道：“如何笑差？”杨连城道：“你我做秀才的，无不博个脱白挂绿，若弟辈功不成、名不就，又不会钻刺，又不去干谒，终日以诗酒陶情，哪能个平地一声雷，便扶摇万里去乎？”柳友梅道：“富贵从来有命，读书岂为功名！昔曾文正公已做状元，人道他一生吃着不尽，他尚云‘我志不在温饱’。据小弟看来，功名还是易事，尚有难于功名者耳。”竹凤阿道：“柳兄妙才，功名自易，他日云程，自在玉堂金马之内。杨兄苦志萤窗，埋头雪案，其功名亦自下小，瀛洲夺锦，雁塔题名，应有日也。若弟赋性愚鲁，意不在书，志欲学剑，当效班孟坚投笔，觅个封侯万里，方遂生平，尚未知遇合何如？今友梅兄又说有难似功名的，更是何谓？”柳友梅含笑道：“此心曲事，难于显言。”竹凤阿道：“知己谈心，不妨倾肠倒肚，何必拘拟，就是小弟大言，也是酒后狂愚，不觉自陈肺腑，吾兄何必如此隐藏？”杨连城也道：“既系心交，不妨直道。”三人一边说，一边饮酒，柳生至此已饮了数杯，不觉乘着酒兴笑说道：“小弟想人有五伦，弟不幸先父先亡，又无兄弟，五伦中已失了二伦。君臣朋友间，遇合有时，若不娶一个绝色佳人为妇，则是我柳友梅空为人在世一场！枉读了许多诗书，埋没了一腔情思，便死也不甘心。只是美玉藏辉，明珠含媚，天下虽有绝色佳人，柳友梅哪能个一时便遇？所以小弟说尚有难于功名耳。”杨竹二生齐道：“如兄之才，怕没有佳偶相谐么？只要功名到手耳。”柳友梅道：“兄等不要把功名看重，佳人反看轻了！古今凡

傅金紫者，无不是富贵，而绝色佳人，能有几个？有才无貌，不可谓之佳人；有貌无才，不可谓之佳人。即或有貌有才，而于吾柳友梅无脉脉相契之情，亦算不得吾柳友梅之佳人。”竹凤阿道：“听兄说来，古诗云‘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良有以也。”杨连城道：“昔相如见赏于文君，李靖受知于红拂，佳人才子，一世风流，动成千古美谈，事固有之。”柳友梅道：“小弟志愿，还不止此。文君虽慧，已非处子；红拂虽贤，终为婢妾。况琴心挑逗，月夜私奔之事，终属不经，若小弟决不为此。”杨、竹二生道：“如此说来，怪不得兄说难于功名矣。”三人谈笑饮酒，正说得情投意洽，忽见抱琴进来道：“外面刘相公来访。”三人听见，各不欢喜。柳友梅便道：“蠢才，晓得我与竹相公、杨相公饮酒，就该回不在家了。”抱琴道：“我也回他，刘相公道：‘我方到竹相公处问，说在柳相公园中看梅，故此特来。’又望见内园花色，自要进来看花，因此回不得了。”柳友梅尚沉吟不动，只听见刘有美已在前厅叫道：“友梅兄，风阿兄，好作乐！”柳友梅只得出来迎接。

原来这刘有美名斐然，也是个挂名秀才，勉强做几句丑时文，却一味抄袭旧文，钻刺当道，为人又且言语粗鄙，外好滥交，中藏险恶，又因新断了弦，终日在外边寻些露柳墙花，品行一发不端了。为此，三人都憎厌他。这一日走进来，望见柳友梅便叫道：“柳兄好人，一般通是朋友，怎么就分厚薄？你既有好花在家，邀老竹、老杨来赏，怎么就不呼唤小弟一声？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学的朋友？”柳友梅道：“本该邀兄，只恐兄贵人多忙，无暇干此寂寞事耳。就是杨、竹二兄，也非小弟邀来，不过是偶然小集。兄若不弃嫌，请同到小园一乐何如？”刘有美听了，一径就同到后园。竹凤阿与杨连城看见，只得

起身相迎，因说道：“今日刘兄为何有此清兴？”刘有美与杨连城作揖道：“你一发不是人，这样快活所在为何瞒着我，独自来受用？不通！个通！”又与竹风阿作揖致谢道：“昨赖大才润色，可谓点铁成金。今早送与本县赵老师看了，便十分欢喜，大加称赞。若送到严相公府中看了，不知还有多少褒奖哩。今小弟增光，倘后有什么余荣，皆吾兄神力矣！”竹风阿道：“赵县尊欢喜，乃感兄高情厚礼，未必便为这几句文章。”刘有美道：“常言说‘秀才人情半张纸’，小弟寒儒，贺相国之寿，只有这寿文足矣，倒没有什么厚礼。”杨连城道：“小弟瞒兄看花，便怪小弟，像吾兄登县尊之堂，拜相国夫人之寿，抛撇小弟，就不说了？”说罢，众人都笑起来。原来那位夫人，就是赵文华拜她做干娘的。因往天竺进香，赵文华就接她到县，恰好正值她的生辰，赵文华与她做起寿来，便哄动了合县的士夫。刘有美是个极势利的，况又拜在赵文华门下，因此做这篇寿文，兼备些礼物去上寿。只有柳友梅与竹风阿、杨连城三人，一般有傲气的，不去上寿。那山阴县的矜绅哪一个不去的？这一日在席间提起，刘有美道：“今日与赵老师令堂上寿，虽是小弟背兄，也是情礼上却不过。”

还有一事，特来请三兄商议，若是三兄肯助一臂之力，保管有些好处。”柳友梅道：“有何好处见谕？”刘有美道：“严相国有一内亲的令爱，年已及笄，曾与会稽县朱世良割襟，近日朱家家事消乏，严相国的内亲要赵老师作主，替她另配一个女婿。县中人闻知，纷纷扬扬，说严府倚仗势力，谋赖婚姻，人都不服。

我想这些人却痴，干你什事？会稽县学中，第一是老方出头，要替他女婿告状。赵老师听得些风声，又不好发觉。今日与小弟师弟至情，偶然谈及，小弟想同学的朋友，通好说话，

只有老方有些假道学，又尚气，为人敢作敢为，再不思前算后，与小弟再说不来。我晓得他与三兄极相契厚，三兄若出一言阻挡了老方，其婿徽商，不诸这里的事，只合罢休。不惟赵老师深感，就是严府里晓得了，那婚事也有些意思，包你宗师下来，严相公自然荐举，今年科举稳稳的了。这是上门生意，极讨好且不费力。”竹凤阿听了，心下便有几分不快，因正色道：“若论他倚仗严府势力，赖人婚姻，就是老方不出头，小弟与兄，也该持一公论，事关风化，如何刘兄反要与他周旋？未免太势利了！”刘有美见竹凤阿辞色不顺，遂默默不语。柳友梅道：“小弟只道刘兄今日特来看花，原来又为着严府的公事。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梅了。”杨连城也笑道：“良辰美景，只宜饮酒赋诗，若是花下谈俗事，颇觉不雅。刘兄该罚一世巨觥，以谢唐突花神之罪。”刘有美被竹凤阿抢白几句，已觉抱惭，父见杨、柳二生带笑讥刺，他甚没意思，只得勉强道：“小弟与竹兄偶然谈及，如何便有罚酒？”柳友梅道：“这个一定要罚。”叫抱琴斟上一大杯，送与刘相公。刘有美拿着酒，说道：“小弟便受罚、倘后有谈及俗事者，小弟也不饶他！”竹凤阿道：“这个自然，不消说！”刘有美吃干酒，看见席间笔墨淋漓，便笑道：“看来三兄在此有兴做诗，何不见教？”柳友梅道：“弟辈诗已做完，只求刘兄也做一首！”杨、竹二生也道：“刘兄有兴，也和友梅兄原韵，以见一时之胜！”刘有美道：“兄等又来奈何小弟了！小弟于这七言八句，实实来不得。”柳友梅道：“吾兄长篇寿文，称功颂德，与相国夫人上寿，偏来得，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字，就来不得？想道知此梅花没有荐举么？”刘有美便嚷道：“柳兄该罚十杯！小弟谈俗事，便罚酒，像老兄这等，难道就罢了？”随即斟了一大杯，递与柳友梅。杨连城道：“若论说寿文，也还算不得俗

事。”竹凤阿道：“寿文虽是寿文，却与俗事相关，若不关俗事，刘兄连寿文也不做了。友梅兄该罚！该罚！”柳友梅笑了笑，把酒一饮而干。

四人正在那里饮酒赏玩，抱琴走到，呈上一个封筒，上面用一个图书。柳友梅道：“是哪里传来的？”抱琴道：“是钱塘学的斋人传来，说是杭州府雪太爷的诗题，发到学里，为此特特传来，三日内就要缴去哩！”柳友梅就拆开一看，原来是两幅锦笺，上写两个诗题，一个是《春闺》，一个是《春郊》，首尾限韵，首韵是个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八字，尾是、西、鸡、齐、啼五字。竹凤阿道：“原来就是敝年伯出的，这诗题出得有些意思。友梅兄，你道他为着什来？”柳友梅道：“这无非要征取诗篇，观赏人文的意思耳。”竹凤阿道：“虽则如此，据我想来，另有深意。恐出此题，还不是敝年伯自出的。”刘有美笑道：“凤阿兄，又奇了，若不是太尊出的，谅一诗题，请谁代笔？”杨连城道：“凤阿兄与雪公在京邸时曾与素心晨夕，他必然得知细里。”柳友梅道：“原来如此，一定要请教了。”竹凤阿道：“今日天色已暮，酒又深了，且暂告别。”柳友梅尚欲留饮，竹凤阿道：“这倒不必了，明日是二月花朝，就是小弟作东，屈三兄往西湖一棹，乘此春光，便好将此诗题，我就好与三兄说明诗题的意思，岂非上下两得？”众人齐道：“如此甚好！”四人即于花前分袂，同作揖，直出门而别。正是：

一杯一杯复一杯，几人对酌山花开。

既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未知柳友梅游湖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柳秀士舟中题句

诗曰：

世间真伪不相兼，只为才情赋自天。

班马文章由凤慧，庚鲍诗句实前缘。

牙琴须遇知音解，卞玉还逢识者怜。

不是美人亲听得，空令雅韵落前川。

话说柳友梅到了次日，乃是二月花朝，天气晴和，莺花缭乱，那花间的百鸟，娇滴滴在枝上弄晴。柳友梅书斋晓起，不觉游兴勃勃，又急要晓得那雪太守诗题的意思，记得夜来竹凤阿约游西湖，随即梳洗毕，吃过早膳，身上穿一领水墨色衣，头戴一片毡巾，手执一柄棕竹扇子，脚上穿一双红方舄鞋，飘然有凌云气概，真浊世之佳公子也。禀过母亲，就叫抱琴跟了，一径到竹凤阿家来。

恰好才到中途，望见竹凤阿已同着杨连城、刘有美，驾着兰舟，迤迳地荡将过来。抱琴先看见，叫道：“竹相公哪里去？家相公在此。”竹凤阿道：“来得正好！”抱琴先跳上船，把缆系在绿杨之下，随接了柳友梅下船。竹凤阿见了柳友梅，因说道：“昨晚相约，今早见天气好，弟恐辜负花晨，特驾小舟，屈了杨兄、刘兄，与吾兄同往西湖一游，不道吾兄先已移玉，可谓知己有同心也。”杨连城道：“这才是有约不忘。”刘有美道：“晚诗题想今日定要做了。但友梅兄可要晓得那诗题的意思么？说起来，只怕友梅兄不喜杀还要想杀哩！”柳友梅道：“诗题的意思，弟实不知，今日正要请教凤阿兄。难道兄已预先晓得了么？”刘有美道：“小弟倒已预先打听着了，才与

二兄说过。风阿兄也道‘如是，如是，不差，不差！’若友梅兄要我说，昨日罚小弟的酒，今日要吃还我，若不吃，小弟只推不知罢。”竹风阿道：“这个容易。”一时，舟人排上酒来，竹风阿道：“刘兄且请饮一杯，润润喉才说不妨。”刘有美道：“兄等难道倒不吃？”竹风阿叫将大杯来斟上酒，递与刘有美，次连城，次友梅，最后自己也筛了一杯奉陪。单有刘有美的酒量原高，拿起酒，一饮而干，一连饮了数杯，乘着酒兴，说道：“昨日诗题，兄等道是哪个出的？”柳友梅道：“是府里出的，学里传来的。”刘有美道：“是学里传来的，却不是府里自出的。”柳友梅道：“怎么不是府尊出的，却又是谁出的？”刘有美道：“小弟也不知。昨晚别后，小弟一向有一相熟的旧邻，现在杭州府做书手，府中消息都晓得。昨日返舍，就遇着他在舍下了。小弟与他偶然谈及，他对我说：‘诗题是太爷的一位小姐出的。’你道天下有这样聪明女子么？可不令人想杀！”柳友梅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兄要着魔矣。这样说起来，那小姐一定能诗的了。但世上难得才色兼全的女子，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即或有貌有才，而无一种才貌的风情韵致，亦与无才貌者等。有才无貌，不可谓之绝色佳人；有貌无才，不可谓之女中学士；有才有貌，而风情或减，韵致歉然，亦如嚼蜡，便无味矣。”“那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惟女工针指，件件过人，至于诗词一事，尤其所长。就是雪府尊刻的《啸雪集》，倒有大半是小姐吟咏的，难道不是才色兼全钟情女了么？”竹风阿道：“兄知其一，未知其二，雪小姐的才貌，果然是仕女班头。但我敝年伯的意思，必要配个文章魁首，为此出这诗题，虽试士，实欲择婿耳。”柳友梅听说，心上也不觉暗暗欢喜，想道：“我柳友梅若题破了雪小姐的诗题，便不患佳人难遇矣！”便一心想着雪小姐，

不觉诗兴勃勃，如有所得，对着竹凤阿道：“既如此，当吟成才士句，接续美人缘也。”竹凤阿道：“正是！今日乘此春光，赋诗饮酒，亦一乐事，且请吟诗。”杨连城道：“诗不成者罚酒三巨觥。”刘有美道：“小弟诗是决做不出，倒情愿罚酒。

小弟昨夜间此好消息，想了一夜，有了头没了尾，有了尾没了头，不觉没心绪起来，今早倒搁笔不题，索性养养精神，好若吟一首，如今决做不出的了。”柳友梅道：“昨日尚未请教，今日正该同咏。”杨连城道：“若无佳句，曷谢良辰，正该同做。”竹凤阿道：“即如此，请各挥毫。”抱琴就在拜筐中，取出文房四宝，四人各分了纸笔。只见竹凤阿注目花笺，搜索枯肠；杨连城拿着一管笔，口里唧唧啾啾地吟哦；刘有美也下做声，拿着酒，只顾饮，举起觥，不住吃；只有柳友梅也不想，也不写，也不饮酒，立起身往船头上散步，遥望那四围山色、一带花光，不觉诗思扑扑从天外飞来，喜动眉宇，便叫抱琴取过纸笔，顷刻写成七言律诗二首，真个是：

文成七步，笔扫千军，腕下霎时兴云雨，纸间顷刻走龙蛇。

柳友梅写完了诗，袖在袖中，走入舱中，问道：“三兄诗俱完了么？”刘有美道：“兄怎么不去做诗，反去问望，三杯头是不饶你的。”柳友梅道：“弟实不才，诗已粗成。”刘有美道：“这样险韵，兄难道完得如此神速？”竹凤阿道：“柳兄才极敏捷，他若诗成，尚未知鹿死谁手，小弟诗虽胡凑，尚欠推敲，杨兄佳句已完，亦未写出，柳兄既已诗成，何不赐教！”柳友梅就在袖中取出，与三人看。刘有美接在手中，叫道：“友梅兄果然做了，大奇、大奇！可谓真正才子。”竹凤阿笑道：“真正才子，合配个真正佳人。”杨连城道：“相配时，这诗题分明是姻缘簿了。”众人都挨拢来看，只见上写道：

其一：《春闺》

雨意迷离锁隔溪，丝丝飘堕湿花西。
风声远浦惊归雁，片刻巫山促晓鸡。
烟影半湾情欲绕，波光千顷恨还齐。
画栏整日凝眉望，船隐垂杨鸟自啼。

其二：《春郊》

雨余淑气满幽幽，丝柳迷花隔路西。
风日弄晴飞蛱蝶，片云凝彩堕山鸡。
烟笼野寺春光媚，波漾汀芦秀色齐。
画里文章看不尽，船归月落乱乌啼。

三人看了，大加赞叹。竹凤阿道：“柳兄今日此诗，不但敏捷异常，似有神助，且字字清新俊逸，句句如织锦回文，可谓李、杜复生，庾、鲍再出矣。敬服！敬服！小弟辈当为搁笔。”柳龙梅道：“小弟俚句也是一时兴致所作，正要抛砖引玉，何故吝惜珠玑？”杨竹二生道：“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其实不敢献丑，每人情愿罚酒三杯。”刘有美道：“友梅兄如此奇才，虽曹子建七步成诗，哪得精工到此。明日送到府里里，难道不动小姐的火！我们大家也奉柳兄一杯，挂挂红何如？”众人道：“说得有理，该奉，该奉！”三人先吃了罚酒，然后各人奉柳兄一杯。友梅酒量原不甚大，一连吃了数杯，自觉有些酒意，不免推开船去，临风散玩。杨连城与竹凤阿亦倚着相陪。不觉船已过钱塘江，那西湖的景致，已在目前。只有刘有美留心，把柳友梅二首诗，不住地吟哦，假意地叹赏，心下实要念熟了，好抄袭他的。

却好船已到湖，湖上烟花如市，士女如云，说不尽的景致。昔人有诗单赞那西湖的景致，诗云：
山色波光步步随，古今难画亦难诗。
水浮亭馆花间出，船载笙歌柳外移。

刺眼繁华如锦绣，引入春兴似游丝。
六桥几见轮蹄换，湖上于今泛酒卮。

其二：

万壑烟霞映远峰，水光山色画图中。
琼楼燕子家家市，锦浪桃花岸岸风。
彩舫舞衣凝暮紫，绣帘歌扇露春红。
苏公堤上垂杨柳，尚想重来试玉骢。

却说是日湖中，因有官船设宴，小舟倒不甚多。自断桥至苏公堤，但见一带垂杨与桃花相映，且是年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桃杏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绿烟红雾，迷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成雨，纨绔之盛，多于堤畔之柳，艳冶极矣！至于朝阳始出，夕春初下，月华与山色争妍，霞影与湖光并媚，一般好景，更极天然。三人观赏不尽，只有刘有美把柳友梅诗句只管吟哦，酒后声高，不觉吟诗之声，震于四野，随着顺风儿，一句一句竟飘向隔船舱玉人耳朵里去了。

但见隔船帘内，隐隐绰绰有几个美人窥探，最后一侍儿从傍边揭起垂帘，恰好柳友梅扯着刘有美道：“刘兄为何这般好景不看，只是吟诗？”那侍儿揭帘时，帘内两美人，刚刚与柳友梅打个照面，只见那一个美人：

眉舒柳叶，眼湛秋波。身穿着淡淡春衫，宛似嫦娥明月下；裙拖着轻轻环，犹如仙子洛川行。远望时，已消宋玉之一；近观来，应解相如之渴。

又见那一个美人：

貌凝秋月，容赛春花。隔帘送影，嫣然如芍药笼烟；临水含情，宛矣似芙蓉醉露。虽犹未入襄王梦，疑是巫山云雨仙。

柳友梅望见，神驰了半晌，方说道：“人家有如此标致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昔人云‘欲把两湖比西子’，今则欲把

西子比西湖矣。”刘有美也惊叹道：“果然天姿国色，绝世无双。”竹风阿道：“但不知此是谁家宅眷。”柳友梅道：“莫非就是雪小姐么？”杨连城道：“观其举止端详，大约非小人家儿女。”竹凤阿道：“若果是她，正友梅兄所说才色兼全的女子矣。但这样女子，得一尚难，如何有两？”刘有美道：“好歹明日访她个下落回去。”四人说说笑笑，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那官船儿早已开去。是夜月色如银，夕岚如碧，四人由断桥至苏公堤，直至六桥，步月而归。回到船中，洗盏更酌，尽欢方睡。

只有柳友梅自见了二美人之后，心下想道：“若得如此佳人为妇，我柳友梅便三生有幸矣！”但不知她是谁家宅眷。又见朋友在船，不好十分着相，睡在船中，却一夜不曾合眼。正是：

山色有情留客赏，湖光无意恋人游。
东风似与才郎便，飘堕诗声到隔舟。
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两闺英湖上遇才郎

诗曰：

千秋慧眼落闺英，偏识风流才子心。

范蠡功成逢浣女，相如时到度琴音。

明珠岂混尘沙弃，白璧从无韞椞沉。

一见莫言轻易别，秋彼临去最情深。

却说是日游湖心的官船，就是杭州府雪太守夫人与福建梅兵备的小姐接风。那雪太守与梅兵备，另设席在昭庆寺赏梅，夫人与小姐就排酒在船。雪太守与梅兵备原系姑表至亲，因往福建上任、从杭州经过，雪太守因此留住。雪太守是苏郡人，名雾，字景川，夫人王氏，只生得一子一女，一子尚幼，女儿年方二八。因她母亲梦见祥云绕屋而生，名唤瑞云，生得姿容绝世，敏慧异常。观其色，真个落雁沉鱼，果然羞花闭月；论其才，不惟女红之事，色色过人，即诗赋之间，般般精妙，就是雪太守的诗文，却也常常是她代笔。曾有一诗，赞那雪小姐的好处：

桃输绰约柳输轻，玉貌花容谁与衡。

向月乍疑仙女降，凌波欲拟洛川行。

弱教看去魂应死，秀许餐时饥不生。

最是依依临别际，眼传秋水更多情。

梅兵道是金陵人，名灏，字道宏。年已五十，只生得个女儿，临生这日，梅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雪白无瑕，因取名唤做如玉。这如玉小姐生得姿容比瑞云小姐一般，真个眉如春柳，眼似秋波，更兼性情聪慧，八九岁时便学得描鸾刺绣，

件件过人。

不幸母亲雪氏，先亡过了，每日间，但与梅公读书说字。乃山川秀气所钟，天地阴阳不异，有百分姿色，便有百分聪明。十四五岁时，便也知诗能文，竟成个女学士。曾有一诗，赞那梅小姐之好处：

云想娇容花想香，悠然远韵在新妆。

轻含柳态神偏媚，淡扫蛾眉额也光。

诗思只宜雪作侣，玉容应倩月为裳。

风流多少情多少，未向人前已断肠。

凡家居无事的时节，往往梅公做了，叫如玉和韵，如玉做了，叫梅公推敲。就是前日雪太守出的诗题、也是他父女唱和之作。在金陵时，梅公寄与雪太守，要他和韵。雪太守因杭州是人文渊薮，故就把此题仰学试士，一则观赏人文，一则便为择婿基地。

因此刘有美得此消息。

恰好是日游湖，柳友梅的船与官船相近，也是天缘有分，无意中刘有美把柳友梅的诗句高声朗吟，顺风儿吹列二小姐船中来。二小姐耳聪听见了。梅小姐想道：“这诗首尾是我父亲限的韵，为何这里也有人吟咏起来？又和得清新俊逸，似不食烟人者。”雪小姐也道：“那诗果然字字风流，句句飘逸，令人有况李青莲之想。”二小姐一头说，一头把柳友梅的诗句，一句一句的都暗记在心上了。梅小姐忙叫侍儿朝霞道：“你看湖内谁人吟咏。”那侍儿乖巧，轻轻地从旁边揭起垂帘，让二小姐从斜侧里窥看，自己却露出头来。恰好遇着柳友梅在那里，指点湖山，笑谈风月。侍儿早又识货，骨碌碌两只眼睛，倒把柳友梅看个尽情，把柳友梅的丰神韵度都看出来。不知柳友梅的神魂，早已被帘内美人摄去了。因这一见，有分教：

佳人闺阁，有怀吉士风流；才子文园，想杀多娇韵态。

正是：

清如活水分难断，心似灵犀隔也通。

春色恋人随处好，男贪女慕两相同。

那侍儿看在眼里，藏在肚里，也不便就对二小姐说，直至船已离湖，瞒着雪夫人，到后舱来，私与二小姐轻轻地说道：“方才吟诗的船，就在吾船对面，他船内也有三四个少年，只是村的村，俏的俏，只有那身穿水墨色衣、头戴一片毡巾的，生得风流韵致，自然是个才子。”梅小姐道：“哪见得就是才子？”雪小姐忙问道：“那诗可就是他吟咏的么？”朝霞笑道：“朝霞见他人物是风流的，那诗句是他吟咏、不是他吟咏，叫朝霞一时哪辨得出？据朝霞看来，一定是那人做的，别人也做不出。”梅小姐道：“世间难得全美，有才未必有貌，有貌未必有才。哪见得就是他吟咏的？”雪小姐道：“有才必须有貌，有貌必竟有才。”

朝霞说来亦未可知。”朝霞道：“还是小姐说得好。我家小姐太心疑了。”雪小姐道：“奴也闻前日爹爹说：‘姑夫处寄来诗题，一时无暇，未便和韵，我已发到各学去了，看这些秀才做来。’莫非此生已知此题，故乘着春光赋就的么？若果就是地，真可谓风流才子矣。”如玉小姐道：“原来如此！若果是他，古称潘安貌、子建才，殆兼之矣。”朝霞笑道：“我想越中今日有两位佳人，只怕没有两个才子来相配对。”雪小姐道：“越中人文渊薮，你哪里晓得就没有么？”梅小姐道：“有或有之，只恐当面错过耳。”雪小姐道：“既已当面，焉忍错过！”朝霞冷笑一声，忙问道：“敢问二小姐，不错时，却如何？”雪小姐才要说，却好船已到钱塘门。梅兵道的大坐船已近，如玉小姐与雪夫人、瑞云小姐作别回船。雪太守处早

有人役伺候、就上岸登轿进城而去。正是：
数载亲情才见面，一朝分手便相离。
怎知天意由来合，雪与梅花仍旧依。
毕竟二小姐别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诗曰：

缓急人生所不无，全凭亲友力相扶。

陈雪友谊几知己，婴杵芳名为托孤。

仗义终须仗义起，奸谗到底伏谗辜。

是非岂独天张主，人事其间不可诬。

话说如玉小姐与雪夫人、瑞云小姐别后，随着梅兵备回船。梅小姐接住，梅公道：“日间汝舅舅邀我到昭庆寺赏梅，不料未及终席，人报提学院到，你舅舅只得又去接他。甚矣，乌纱之苦、皂隶之俗哉！”言未毕，雪太守也到，梅公接进船，即命小姐拜见过。坐毕，雪太守道：“早间失陪，多有获罪。前日学院发牌，先考绍兴，不期今日就到敝郡，固此小弟惟恐失迎，只得去接他。况李念台与小弟虽然也是年家，为人甚是古执，既在宦途，不得不如此。姊丈托在至戚，当相谅耳！”梅公道：“说哪里话，你我既系至亲，当脱略虚文，以真情相告。那李念台点了浙直学院，原与小弟同出京。我也曾面嘱他，越地人文极盛，幸为小弟择一佳婿。今既到此，他必不失信。兄若进见时，尚与我致意。”雪太守道：“领教，领教！只是目下还有一事，小弟方才回衙，见塘报甚是紧急，说闽中一路，山寇猖獗，劫了库，杀了知府，近日又沿及两广，人心惶惑。吾想吾兄此行正当汛地，且有甥女年幼，路途遥远，盗贼窃发，如何去得！”梅公听了，抚髀加叹道：“闽寇作乱，小弟离京时已闻此信。小弟只为权臣当道，朝政日非，因此讨这个外差出来，访一佳婿，以完小女终身，就是小弟晚年也得半子相依，

不忧无靠。不料佳婿未逢，风波顿作，这也是我命运使然。《诗》不云乎：‘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今已王命在躬，是有进无退了。”如玉小姐在傍听见，惊得面如土色，半晌地不言不语，不觉掉下泪来说道：“此事怎了？”雪太守道：“我兄是一定要去的。只是甥女，恐去个得，莫若留到小弟衙斋，暂住几时，俟平静日，送到任所何如？”梅公闻言，说道：“吾兄之言，正合愚意。但只是小女，自令姐去后，无一刻不在膝下。小弟此番出山，也只为择婿而行，谁料婿尚未得，女又相离。今者闽越山川，道途险厄，天涯父女，至戚睽违，心虽铁石，宁不悲乎！虽承老舅厚谊，见领小女，但小弟此去，多凶少吉，尚不知父女相见何期！”言至此，不觉扑簌簌之掉下几点泪来。如玉小姐与朝霞从旁听见，亦不觉潸然泪下。如玉小姐道：“爹爹暮年，且是文士，当此贼寇猖獗之际，爹爹深入虎口，恐祸生叵测。据孩儿看来，爹爹何不急上疏告病还乡，或者圣明怜念，另遣人去，也未可知。”梅公叹道：“我岂不知？但我为严氏弄权，讨差出外，这些有见识的，也就纷纷告退，眼见得朝廷已无人。当此天步艰难之际，内有权臣，外养巨寇。若不早除外患，必致遗害腹心。况此间贼寇，名虽为寇，原系良民，总为饥寒逼迫，贼类相叛，以至于此。我若此去，当抚则抚，当剿则剿，誓必扫清巢穴，以报国家。我已备员兵选，奉命出京，又复不去，这分明临难退缩了。

不惟负罪名教，且为严党所笑矣！如何使得？”如玉小姐道：“爹爹所言，俱为臣大义，非儿女所知。只是爹爹此去，水土异乡，乏人侍奉，倘病窃发，暮年难堪，叫孩儿放心不下。”雪太守道：“父女离别，自难为情，然事已至此，已无可奈何。姊丈既以甥女见托，甥女即吾女儿也，当择一佳婿报命。还有一话，弟倒忘了，前日姊丈见教的诗题，极有趣味，弟未

及和，已发到学里去了。吾想越中大郡，定有美才，不日文宗考试，自拔一二佳士，或者良缘有在，得一佳婿，也未可知。甥女是个闺阁英流，合配个文章魁首。”梅公闻言，便改容拭泪道：“闻兄之言，顿开茅塞，若肯为小弟择一佳婿，小弟虽死异域，亦含笑矣！”因看着如玉小姐道：“我明日送你到舅舅衙中，不必说是舅舅，只以父女称呼，便好为你寻亲。”如玉小姐道：“孩儿既蒙嫡亲舅舅收管，就如母亲在得一般，料然安妥。只望爹爹尽心王事，以靖群丑，则侍奉有日。万勿以孩儿为念。”梅公道：“你既有托，我已心安，我闽中此去，七尺之躯悉听于天矣。今夜尚图相聚，明日便一片征帆、千里关山耳。且将酒来，我与舅舅痛饮几杯，以叙别情。”正是：

江洲衫袖千年泪，易水衣冠万古愁。

莫道英雄不下泪，英雄有泪只偷流。

左右斟上酒，二人共饮了一回，不觉更深。雪太守径道回府。梅公吩咐小姐道：“你今夜收拾停当，明日好到舅舅府中去。”小姐听了，不敢违拗，即忙打点。

次早，梅公叫两乘轿，一乘坐小姐，一乘自坐，亲送到雪太守府里来。雪太守已着人伺候，接进后衙。梅公就叫如玉小姐拜了雪太守四拜，随即与雪太守也是四拜，说道：“骨肉之情，千金之托，俱在于此。”雪太守道：“姊丈但请放心，小弟决不辱命。”如玉小姐心下兴咽，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掩泪而已。

雪太守即令治饭。梅公道：“小弟倒不敢领了，一则凭限要紧，一则已唯午时解维，停不得了。”雪太守道：“暂奏一杯，聊作渭城三唱，以壮行色。”叫左右斟上酒来。雪太守恭上，梅公接了酒道：“今日与吾兄、小女一别，未知何日相逢！”雪太守道：“吉人自有天相，不日扫清小蠹，便可荣升，

不须忧虑。”一连饮了三杯，梅公也回敬一杯，就要起身。如玉小姐含泪拜别，梅公亦泣然泪下，只得吞声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苦楚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雪太守与梅公，直送出钱塘门方别。

正是：

人事无端复云雨，天心有意合姻缘。

待看雨散云收后，一段良缘降自天。

未知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栖云庵步月访佳人

诗曰：

世间何事最难禁？才色相逢意便深。

在昔文王歌窈窕，至今司马露琴心。

千秋佳话非虚业，百载良缘实素襟。

拙鸠空有争巢力，哪得鸳鸯度绣针。

话说柳友梅自那日游湖遇见二美人之后，心下十分想慕，甚至废寝忘食。到了次日，先打发抱琴回去，自己只托为考试进城，就与竹凤阿、杨连城作别。刘有美亦自托有事别去不题。

只有柳友梅心上想着二位美人，一径往杭城中来，各处物色，并无下落，只得回身转出城来。行了数里，不觉日色渐西，那向西的日色最易落去。复行了数里，到了一个旷野所在，柳友梅此时心上已走得个不耐烦，但远远望见一个小庵，中间树林阴翳，竹影交加，虽然小小结构，却也幽雅可爱。柳友梅寻访了一日，不免神思困倦，巴不能到个所在歇息，遂一径到小庵来。

那小庵门前抱着一带疏篱，曲曲折折，鲜花细草，点缀路径。到得庵门，门栽着数株杉树，排列着三四块文石。柳友梅便于石上小憩。只见庵门上边额着“栖云庵”三字，中间走出一个老僧，近前把柳友梅仔细一看，惊问道：“相公莫非柳月仙么？”柳友梅惊起，忙问道：“老师何得就知小生姓名？”老僧道：“老僧昨夜偶得一梦，梦见本庵伽蓝菩萨吩咐道：

‘明日有柳月仙到此，他有姻缘事问你，你须牢待他。’今日老僧因此等了一日，并无一人，直到这时候才遇见相公，故尔动

问。”柳友梅一发惊讶，暗想道：“此僧素不相识，晓得我的姓氏，已就奇了，为何把小生的心事都说出来？我正要寻访二美人的下落，何不就问他一声。”因上前作揖道：“老师必是得道高僧，弟子迷途，乞师指示！”那老僧道：“不敢，不敢，且请到里面坐。”柳友梅随着老僧，就一步步到正殿。殿上塑的是一尊白衣大士。柳友梅拜过，老僧就延至方丈，施礼毕，分宾主坐下。待过茶，那老僧问道：“请问相公尊居何处？因什到此？”柳友梅道：“小生山阴人氏，先京兆就是柳继毅，昨同敝友游湖，偶尔到此。”老僧道：“原来就是柳太爷的公子，失敬了！数年前小僧在京时，也曾蒙令先尊护法，是极信善的，不意就亡过了，可叹，可叹！”柳友梅道：“敢问老师大号？”老僧道：“衲号静如。”柳友梅道：“敢问老师与小生素未相识，缘何便知小生姓名，且独见肺腑隐情？”老僧道：“小庵伽蓝最是灵应，老僧因梦中吩咐，故尔详察到此。老僧哪里得知？”柳友梅道：“原来如此。”静如就吩咐道人收拾晚斋。柳友梅又问道：“宝刹这样清洁，必定是一方香火了，但不知还是古刹，还是新建？”静如道：“小庵叫做栖云庵，也不是古迹，也不是一方香火，乃是本府雪太守捐俸建造的，已造了四五个年头。”柳友梅道：“雪太爷为何造于此处？”老僧道：“太爷只因无子，与他夫人极信心奉佛，为此建造这一所正殿，供奉白衣观音，要求子嗣。连买田地也费了一二千金。”柳友梅道：“如今雪太爷有子么？”静如道：“儿子终有一个，他未生子时，已先生下一位小姐。”柳友梅道：“莫说生一位小姐，便生十位小姐，也比不得一个儿子。”静如道：“柳相公，不是这般说。若是雪太爷这位小姐，便是十个儿子，也比不得。”柳友梅道：“却是为何？”静如道：“这位小姐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花羞月之貌，自不必说；就是些描

鸾刺绣，样样精工，也不为稀罕；最妙是古今书史，无所不通，做出来的诗词歌赋，直欲压倒古人。就是雪太爷的诗文，也还要她删改。柳相公，你道世上人家有如此一个儿子么？”柳友梅听见说出许多美处，不觉身脉酥荡，神魂都把捉不定起来，暗想道：“据老僧说来，刘有美之言验矣！”忙问道：“这位小姐曾字人否？”静如道：“哪里就有人字？”柳友梅道：“他父亲现任黄堂，怕没有富贵人家门当户对的，为何尚未字人？”静如道：“若论富贵，这就容易了。雪太爷却不论富贵，只要人物风流，才学出众。”柳友梅道：“这个也还容易。”静如道：“还有一个难题目，雪老爷意思原欲就于任上择婿，但是来议亲的，或诗，或赋，要做一篇，直等雪太爷与小姐中意，方才肯许。偏有那小姐的眼睛又高，遍杭城秀士做来诗文，再无一个中意，所以耽搁至今，一十七岁了，尚未字人。闻得近日雪太爷又出什么新巧诗题，叫人吟咏，想也是为择婿的意思。”柳友梅道：“原来如此。”心下却暗喜，这段姻缘却就在这里明白。又想道：“只是所闻又如所见，眼见的是两位，耳闻的又只是一个，又不见，有些疑惑。只是一个美人有了消息，那一位美人不愁无下落矣。”不一时，道人排上晚斋，二人吃了。不觉月已昏黄，静如道：“相公今日行路辛苦，只怕要安寝了。”便拿了灯，送到一个洁净房里，又烧一炉好香，泡一壶苦茶，放在案上，只看柳友梅睡了方才别去。

柳友梅听了这一片话，想起那湖上遇见的两个美人，与静如所说的小姐，不胜欢喜，只管思量，便翻来覆去，哪里睡得着？只得依旧的穿了衣服起来，推窗一看，只见月色当空，皎洁如同白昼，遂步出庵门前闲步。一束月色甚佳，一来心有所思，不觉沿着一带疏篱月影，便出庵门。离有一箭多远，忽听得有人笑话。柳友梅仔细一望，却是人家一所花园，园内桃李

芳菲，便信步走进去。走到亭子边，往里面一张，只见有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做诗。柳友梅便立住脚，躲在窗外听他。听见一个穿黄的说道：“下面这个险韵，亏你押。”那个穿绿的道：“下面的还不打紧，只上面这几个字，哪一个不是险韵？费了心了，除了我老张，再有哪个押得来？”穿黄的说：“果然押得妙！越地才子不得不推老兄。再做完了这结句，那女婿便稳稳地做得成了。”穿绿的便低着头，想了又想，哼了又哼，直哼唧了半晌，忽大叫道：“有了，有了！妙得紧，妙得紧！”忙忙拿笔写在纸上，递与穿黄的看。穿黄的看了，便拍掌道：“妙，妙！真个字字学老杜，不独韵押得稳当，且有许多景致。兄之高才捷足，弟所深服者也！”穿绿的道：“小弟诗已成，佳人七八到手，兄难道就甘心罢了？”穿黄的道：“小弟往日诗兴颇高，今夜被兄压倒，再做不出。且吃几杯酒，睡一觉，索性养养精神，却苦吟一首，与兄争衡。”穿绿的道：“兄既要吃酒，待小弟再把此诗吟咏一遍，与兄听了下酒如何？”穿黄的道：“有理，有理！”穿绿的遂高吟道：

雨落阶前水满溪，绿绳牵出野牛西。

风大吹开杨柳絮，片片飞来好似鸡。

穿黄的也不待吟完，便乱叫道：“妙得甚！妙得甚！且贺一杯再吟。”遂斟一杯递与穿绿的。穿绿的欢喜不过，接了酒一饮而干，又续吟道：

烟迷隐隐山弗见，波起皱皱湖不齐。

画也难描昔日景，船中歌曲像莺啼。

穿绿的吟罢，穿黄的称羨不已，赞道：“后面两联一发好得紧！”柳友梅在窗外听了，忍不住失声笑将起来。

二人听见，忙赶出窗外来，见了柳友梅，便问道：“你是什么人，却躲在此处笑我们？”柳友梅道：“学生偶尔看月到此，

因闻佳句清妙，不觉手舞足蹈，失声唐突，多得罪了！”二人看见柳友梅一表人物，说话又凑趣，穿黄的道：“兄原来是知音有趣的朋友。”穿绿的道：“既是个妙人，便同坐一坐何如？”便一把手扯了柳友梅同到亭子中来。柳友梅道：“小弟怎好相扰？”穿绿的道：“四海皆兄弟，何妨！”遂让柳友梅坐了，叫小的们斟上酒，因问道：“兄尊姓大号？”柳友梅道：“小弟贱姓柳，表字月仙。敢问二位长兄高姓大号？”穿黄的道：“小弟姓李，贱号个君子之君、文章之文。”因指着穿绿的说道：“此兄姓张，尊号是良卿，乃是敝地第一个财主兼才子者也。这个花园便是良卿兄读书的所在。”柳友梅道：“如此失敬了。”张良卿道：“月仙兄这样好耳，隔着窗便都听见了！咏便咏个《春郊》，只是有些难处。”柳友梅道：“有何难处？”张良卿道：“最难是首尾限韵，小弟费尽心力，方得成篇。”柳友梅道：“谁人出的诗题，要兄如此费心？”张良卿道：“若不是个妙人儿，小弟焉肯费心！”柳友梅道：“既承二兄相爱，何不一发见教！”李君文道：“这个话儿有趣，容易说不得，兄要说时，可吃三大杯，便说与兄听。”张良卿道：“有理，有理！”遂叫斟上酒。柳友梅道：“小弟量浅，吃不得许多。”李君文道：“要听这趣话儿，只得勉强吃。”柳友梅当真吃了。张良卿道：“柳兄妙人，说与听罢。这诗题是敝府太尊的一位小姐出的。那位小姐生得赛西施，胜王嫱，十分美貌，有誓不嫁俗子，只要嫁个才子，诗词歌赋敌得她过，方才肯嫁。太尊因将这难题目难人，若是做得来的，便把这小姐嫁他，招他为婿。因此小弟与老李拼命苦吟。小弟幸和得一首，这婚姻便有几分想头。柳兄你道好么？”柳友梅听了，明知就是静如所言，却不说破，只说道：“原来如此。敢求原韵一观。”张良卿道：“兄要看时，须也做一首请教请教。”柳友

梅道：“弟虽不才，若见诗题，也杜撰几句请正。”张良卿在拜篋中取出原韵，递与柳友梅。柳友梅看了，分明是湖上吟咏的二题，假意道：“果然是难题目，好险韵，好险韵！”张良卿道：“既已看了，必求做诗。”柳友梅道：“班门弄斧，只恐贻笑大方。”李君文道：“我看柳兄如此人物，诗才必妙，莫太谦了！”遂将笔砚移到柳友梅面前。柳友梅不好推逊，只得提起笔抻抻墨，就吟诗一首云：

《春闺》

雨后轻寒半野溪，绿机懒织日西。

风帘静卷雕梁燕，片月催残茅店鸡。

烟锁天涯情共远，波深春水思难齐。

画眉人去归何日，船阻关河猿夜啼。

柳友梅写完了，递与二人道：“勉强应教，二兄休得见笑！”二人看了柳友梅笔不停书，文不加点，信手做完，甚是惊讶，拿来念了两遍，虽不深知其意，念来却十分顺口，不像自己七扭八拗，因称赞道：“原来柳兄也是一个才子，可敬，可敬！”柳友梅道：“小弟俚言献丑，怎如张兄字字珠玉！”张良卿道：“柳兄不要太谦，小弟是从来不肯轻易赞人的。这首诗果然和得敏捷而快，合式而妙。”柳友梅道：“张兄佳作已领教过，李兄妙句还要求教。”李君文道：“小弟今日诗兴不发，只待明日，见过小姐的真诗方做哩。”柳友梅道：“原来李兄这等有心，但小姐的真诗如何便得一见？”李君文道：“兄要见小姐的真诗，也不难，只是她两个题目，兄只做一首，恐怕还打不动小姐。兄索性把这《春郊》的诗一发做了，小弟明日便把小姐的真诗与兄看。”柳友梅道：“李兄不要失言。”张良卿道：“李兄是至诚君子，小弟可以保得，只要兄做得出第二首。”柳友梅此时已有几分酒兴，又一心思量看见那小

姐的真诗，便不禁诗思勃勃。提起笔来，又展开一幅花笺，任意挥洒，不消半刻，早又和成一首《春郊》诗，递与二人。二人看了，都吓呆了，口中不言，心下道：“这才是真正才子！”细展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春郊》

雨过春色媚前溪，丝柳牵情系浪西。

风阵穿花惊梦县，片云衔日促鸣鸡。

烟光凝紫连山迥，波影浮红耀水齐。

画意诗情题不到，船楼鼓吹听莺啼。

二人读完了，便一齐拍案道：“好诗，好诗！真做得妙！”

柳友梅道：“醉后狂愚，何足挂齿。那小姐的真诗，还要求二兄见赐一看。”李君文道：“这个自然，明日觅来一定与兄看。就是倒不曾请教得，吾兄不像这里人，贵乡何处，因什到此，今寓在何处？”柳友梅道：“小弟就是山阴县人，昨到城中访一朋友，出城天色已晚，今借寓在前面栖云庵，偶因步月得遇二兄。”张良卿道：“原来贵县就是山阴，原是同省。今年乡试还做得同年着哩。”柳友梅道：“不惟同省，益且同学，小弟倒忝在钱塘学中。”张、李二人道：“原来兄贵庠倒进在这里，我说兄必竟是个在庠朋友，若是不曾进过的，哪有这等高才捷作？兄既寓在栖云庵，一发妙了，明日奉拜，就可见小姐的真诗了。”三人一心都想着小姐，只管小姐长、小姐短，不觉厌烦。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有兴，复移酒到月下来吃，直吃得大家酩酊，方才起身。张、李二生送出园门，柳友梅临别时，又嘱咐道：“明日之约，千万不要忘了！”二人笑道：“记得，记得！”三人别了，此时已有三更时候，月色转西，柳友梅仍照旧路回到庵中去睡，心下想道：“我道佳人难遇，必须寻遍天下，不期就在杭郡访着，可谓三生有幸。”又想到：

“访便访了一个佳人的消息，只是那一位美人，不知又在何处？倘若一般俱不能成美，成个虚相思，却也奈何！”既又想道：“既有了消息，便蹈汤赴火也要图成，难道做个望梅止渴罢了么？”左思右想，真个亿万声长吁短叹，几千遍倒枕捶床，直捱到数更才朦胧睡去。

正是：

才人爱色色贪才，才色相连思不开。

必竟才郎怀美色，果然美色惜真才。

未知柳友梅毕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诗曰：

淡云疏雨恣高唐，一种幽情入梦中。

漫说黄粱清俗士，试看蝴蝶化周郎。

红楼粉面原虚幻，翠阁蛾眉半醉乡。

莫向春风沉意乐，离迷魂断楚襄王。

却说柳友梅只为心上想着那二美人，左思右想了一回，不免神思困倦。才朦胧睡去，忽走到一座花园，四周花木，一带槿篱环抱着曲池，流水漾绕着石径。斜桥半中间高高的起一座亭子，那亭子靠着一块太湖石。太湖石畔，罩着一大株绿萼梅，玲珑曲折，香气纷披。柳友梅飘飘然随着池畔曲栏，一径从石路上湾湾地走过板桥。只见那些牡丹亭、芍药栏、大香棚、蔷薇架、木樨轩，周围绕着那座亭子，亭子上梅花如雪，香气连云。柳友梅徘徊，不忍别去。正是：

似随残雾似随潮，花岸依然旧板桥。

竹径朱扉风半启，纸窗梅影月空摇。

红余珊枕钗寒禺，绿 东墙韵冷箫。

梦里只疑身是阮，阶前妒杀翠云条。

柳友梅到得亭子边，心上恍恍惚惚，就于那亭子下面小石磴上坐憩片时。只见亭子上写着“合欢亭”三字，两行挂着一对联，就是柳友梅自己的诗句：“吟成白雪心如素，梦到梅花香也清。”柳友梅看见吟罢，心下想道：“原来这里却有人写着我得意的诗句，只可惜那样一个仙源，恨无仙子过耳。”心下才这般想，但听得半空中一派仙乐，声音嘹亮。柳友梅侧耳

听来，但听得：悠扬逸响，分明皎月度琴声；宛转清音，一似冷月飘笛韵。幽情欲动处，乍疑司马遇文君；曲韵听来时，还拟张生押崖女。新声送入高唐梦，化作巫山一片云。

柳友梅方才听罢，抬头仰望，只见几个青衣拥着两个仙女，乘云冉冉而下。一个身穿着缟素衣裳，驾着一朵红云；一个身穿着淡绿色衣，手执碧玉如意，俱从半空中堕将下来。

柳友梅此时，心下又惊又喜，不免仔细定睛一看，心下尚依稀仿佛记得像那船上相逢的二美人，暗喜道：“吾柳友梅不知何缘，与二美人便在这里相逢。”遂上前问道：“敢问仙姬，降临何处，因什到此？”那白衣的女子道：“妾乃瑞云洞六花仙子是也。”那绿衣的女子道：“妾乃碧玉洞五花仙于是也。与郎君共有姻缘之份，故尔到此。”白衣女子道：“且待妾开却洞门与仙郎欢会。”说罢，将长袖从石壁上一拂，只见石壁内就现出两扇朱扉，内中雕栏画槛，瑶草奇花，迥非人境。那白衣女子道：“仙郎请进。”柳友梅听得，喜出望外，便笑脸相迎，二女子亦携手相邀，同入洞中。怎见得洞房的好处？但见：

绣帘飘动，锦帐高张。排列的味味珍羞，尽是琼浆玉液；端供着煌煌炬烛，赛过火树银花。香焚兰麝，暗消宋玉之魂；衾抱鸳鸯，深锁襄王之梦。酥胸微露处，笑看西子玉床横；醉眼俏传时，娇丰曼杨妃春睡起。正是未曾身到巫山峡，雨意云情已恣浓。

柳友梅随着二女子到得洞中，已觉神魂飞荡，又见洞房无限好景，真令满心欢畅，乐意无穷，回说道：“不知小生何缘，过蒙仙姬错爱至此？”二女子道：“郎君乃天上仙姿，妾等亦非人间陋质，与郎君共有良缘，今幸相逢，共酬夙愿耳。”柳友梅道：“只恐凡夫污质，有沾仙体。”那二女子道：“此系

天缘，不须过逊。”话毕，二女子就亲施玉手，捧着两杯酒，递与柳友梅。

柳友梅接在手，便觉异香扑鼻，味沁心，与寻常世上的酒味大不相同，才饮下喉，便陶然欲醉起来。友梅饮罢，横着醉眼，看那二女子。那二女子果然丰姿绝世，骨态鲜妍，一个个露出万种的风情、千般的韵致，反来引诱柳友梅。柳友梅见了，不觉魂飞魄舞，身体都把捉不定，便倒入二女子怀中。那二女子便扶起柳友梅同归罗帐，共入鸳衾。大家解衣宽带，遂成云雨之欢。但见：

罗衫乍褪，露出雪白酥胸；云鬓半偏，斜溜娇波俏眼。

唇含豆蔻，时飘韩椽之香；带结丁香，宜解陈王之乱。

柳眉颦，柳腰摆，禁不起雨骤云驰；花心动，花蕊开，按不住蜂狂蝶浪。

粉臂横施，嫩松松抱着半湾雪藕；花香暗窃，娇滴滴轻移三寸金莲。

三美同床，枕席上好迷两女了；双娥合衾，被窝中春锁二乔。

欢情浓畅处，自不知梦境襄王；乐意到深时，胜过了阳台神女。

正是：幻梦如真，情痴似梦。

柳友梅先搂定绿衣女子，与她交欢。只见那女子颜色如花、肌肤似雪。柳友梅搂定，香肩团成一片，但觉枕席之间，别有一种异香似兰非兰、似蕙非蕙，像在那女子心窝里直透出皮肤中来的。柳友梅与她贴体交欢，闻嗅此香，便遍身酥麻起来，笑问道：“仙姬遍体异香，不知从何处得来？几令小生魂杀？”那女子微笑道：“仙郎贪采花香，如纵蝶寻花，恣蜂锁蕊，使妾万种难当，满身香气亦被君沾染去矣。”柳友梅便轻轻地

扑开花蕊，深深地探取花心。只见那女子花心微动，便娇声宛转，俏眼朦胧，露出许多春态。柳友梅不觉魂消。虽则春情如醉，尚留后军以图别阵。回顾那白衣女子，娇羞满眼，春意酥慵，似眠非眠、似醉非醉的光景，却也像杨妃春睡的在那里了。柳友梅见了，不觉雨意转浓，云情复起，便再整旗枪决战，捧着那女子道：“仙容倾国倾城，能不魂消心死！”白衣女子道：“仙郎风流情态，动荡人心，阳和透体，遍骨酥麻，叫奴一腔春思亦都被君泄尽。”说罢，将女子分开玉股，耸起金莲，觉花心微动，即凑上前来。柳友梅极力地奉承，温存地摩弄，但觉舌吐丁香，胸堆玉蕊，已不知消魂何地，却又露滴牡丹心了。

云雨既毕，那柳友梅尚舍不得二女子，二女子也舍不得柳友梅，便一个捧着柳友梅的前心，一个捧着柳友梅的后背，把友梅拥在中间。柳友梅觉得粉香腻玉，贴体熨肌，便浑身通泰，透骨酥麻，如在隋炀帝任意车中，不知风流快活为何如矣。

正在欢乐之际，忽听得晓钟敲响，惊得一身冷汗，觉来乃是南柯一梦。但闻数声清磬，又见半窗残月，那二美人不知向何处去了。此时已是五更时候，静如老和尚起来做早功课了，柳友梅所以被他惊醒。醒便醒了，柳友梅心下想道：“这二女子分明是我在湖上相逢的美人，今夜忽然梦见起来，这姻缘或者有些意思么？”又想到那合欢亭之乐，尚恋恋念念，舍不得二女子。

意欲入梦再寻，哪晓得天色已明。此时要起来，又舍不得好梦，要睡又睡不去，只得心神恍惚，如醉如痴，拥着被呆呆地坐在床上想那二美人，倒忘了昨夜花园月下之约了。正是：

楚峡云娇宋玉愁，月明溪净映银钩。

襄王定是思前梦，拟抱霞衾上玉楼。

却说静如老僧做完了早功课，就走到柳友梅房中来问道：“柳相公昨夜安寝么？”友梅道：“昨日偶得一梦，正要待师详察。”静如道：“梦见什么来？”柳友梅道：“昨夜梦见起到一座花园，四围花柳，满屋梅香，小生在彼游玩，只见半空中一派仙乐，降下两个仙女。一个身穿缟素，驾着一朵红云，口称‘六花仙子’，一个身挂绿衣，手执着碧玉如意，口称‘五花仙子’，从空而下。我与她饮酒交欢，正在兴浓之际，却被钟声惊觉，不知主何吉凶？”静如暗点点头笑道：“柳相公这姻缘事有些意思了。”柳友梅忙问道：“却是为何？愿详其说。”静如道：“柳相公，你是读书人，最聪明的，岂不知六花是雪，五花为梅？这分明梅雪争春的意思了。柳相公的姻缘，想不在梅边定雪边矣。”柳友梅恍然大悟道：“闻师之言，如梦方觉，如醉方醒，既已良缘有在，我柳友梅便蹈汤赴火，亦所不辞！只恐好事多磨，良缘难遂耳。”静如道：“柳相公，你不须忧虑！本庵伽蓝菩萨签诀最验，可把婚姻事往问一问，便知端的了。”柳友梅道：“正该如此。”随即梳洗过，走到神前拜了四拜，通诚乡贯、姓名、年月、心事，将签筒摇上几摇，不一时求着一签，上写道：

五十功名心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

绣帏双结鸳鸯带，叶落霜飞寒色开。

柳友梅看见，惊叹道：“神明之言，却与老师所详有些暗合，但不知应在何时？”静如道：“据此签看，本当应在秋冬之际，这姻缘两重不须说了，但必要余榜题名，然后洞房花烛哩。”柳友梅道：“若到此日，当重修庙宇，再整金身。”静如道：“这个自然，到后日应验了，方信老僧不是诳语。”柳友梅拜谢过，便欲别去。静如道：“岂有此理，且请用过早膳去。”柳友梅只得坐下吃过饭，然后别去，寻那张、李二生，

再看雪小姐的真诗。正是：

朝云深锁梨花梦，夜月空闲绿绮心。

不向幽闺寻女秀，世间何处觅知音。

毕竟柳友梅与二小姐如何作合，且听后来分解。

第七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诗曰：

闲将青史闷难禁，古古今今事业深。
谋似子房怀隐恨，智如诸葛泪余襟。
月当圆处还须缺，花若禾农时便被侵。
可笑愚痴终不悟，几番机变几番心。

却说张良卿因一时酒后兴高，便没心把雪小姐的心事，都对柳友梅说了。后见柳友梅再三留意，又见诗句清新，到第二日起来，倒想转来，心下倒有几分不快，因走列亭子中来。只见李君文蓬着头，背剪着手，走来走去，像有心事的。张良卿见了道：“老李，你想什么？”李君文也不答应。张良卿走到面前，李君文恼着脸道：“我两个是聪明人，平日间自道能赛张良、胜诸葛，今日为何做这样糊涂事起来？”张良卿道：“却是为何？”李君文道：“昨夜那姓柳的，又非亲，又非故，不过是一时乍会，为何把真心话通过他说了。况他年又少，人物又生得风流逸秀，诗又做得好，他晓得这个消息，却不是鸿门宴上放走了沛公！我们转要与他取天下了。好不烦难么！”张良卿道：“小弟正在这里懊悔，来与你商议，如今却怎生区处？”李君文道：“说已说了，没什计较挽回。”张良卿道：“昨夜我也醉了，不知他的诗，毕竟与我如何，拿来再细看看。”李君文遂在书架上取下来，二人同看了一回，面面相觑。张良卿道：“这诗反复看来，倒像是比我的好些。我与你莫若窃了他，一家一首，送到府里去，燥脾一燥脾，风光一风光，有何不可？小柳来寻时，只回他不在便了。”李君文道：“小弟

昨夜要他做第二首，便已有心了，今仔细思量，还有几分不妥。”张良卿道：“有什么不妥？”李君文道：“我看那柳月仙，小小年纪，也像个色中饿鬼，他既晓得这个消息，难道倒罢了不成？况他又是钱塘学里，他若自写了去，一对出来，我们转是抄旧卷了，那时便有许多不妙。”张良卿道：“兄所言亦是。却又有一计在此，何不去央央学里的周斋夫，叫他收诗的时节，但有柳月仙的名字，便藏匿过了，不要与他传进，难道怕他飞了进去不成？”李君文道：“此计甚妙！但只是诗不传进，万一府里要他，到学里查起来，这事反为不美。就是柳月仙见里面不回绝他，终不心死。倒不如转同他去做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罢。”张良卿道：“怎么一个明修暗度？”李君文道：“只消将这两首诗通来写了自家的名字，却把兄昨日做的，转写了柳月仙的名字，先暗暗送与周斋夫，与他约通了，然后约同了柳月仙，当面各自写了，一同送去。那周斋夫自然一概收诗。这叫做‘明修栈道’了，却暗暗挽周斋夫换了送去。”

那小姐若看见了你的诗好，自然把柳月仙遗弃了。那时他自扫兴而去，兄便稳取荆州了。这不是‘暗度陈仓’么？”张良卿听了，满心欢喜道：“好算计，好算计！求要求韩信，拜要拜张良，毕竟兄有主意！只是要速速为之。周斋夫那里，却叫哪个好去？”李君文道：“这个机密事，如何叫得别人？须是小弟自去。只是老周是个利徒，须要破些钞，方得事妥。”张良卿道：“成大事者，不惜小费，这个如何论得！称二两头与他，许他事成再谢。”李君文道：“二两也不少了。”张良卿只得袖了二两银子，用封筒封了，就将柳友梅二首诗，用上好花笺，细细写了，落了自家的名字；转将自家的诗，叫李君文写了，作柳友梅的，却不晓得柳友梅的名字，只写着“柳月仙题”。写完了，李君文并银子同在袖中，一径到钱塘学里来

寻周斋夫。正是：

损人偏有千般巧，利己仍多百样奸。

谁识老天张主定，千奸百巧总徒然。

原来这周斋夫，姓周名荣，乃是钱塘学里的一个老值路，绰号叫做“周酒鬼”，为人喜杀的是白物，耽杀的是黄汤。但见了银子，连性命也不顾；倘拿着酒杯，便头也割下来。凡有事，央他，只消一壶酒、一个纸包，随你转递文字、卖嘱秀才这些险事也都替你去做了。

这日李君文来寻他，恰好遇他在学门前，背着身子数铜子，叫小的去买酒。李君文到背后，轻轻地将扇子在他肩上一敲，道：“老周，好兴头！”周荣回转头来，看见李君文，笑道：“原来是李相公。李相公下顾，自然兴头了。”李君文道：“要兴头也在你老周身上。”周荣听见口中是上门生意，便打发了小的，随同李君文走到转湾巷里一个小庵来坐下，因问道：“李相公有何见谕？”李君文道：“就是前日诗题一事，要你用情一二。”周荣道：“这不打紧，只要做了诗，我与李相公送到府里去就是了。”李君文道：“诗已在此，只是有些委曲，要你用情与我周旋。”周荣道：“有何委曲？只要在下做得来的，再无不周旋。”李君文就在袖子里摸出那两幅花笺道：“这便是做的两首诗，一首是敝相知张兄的，一个是个柳朋友的，通是本学。老周你通收在袖里，过一会儿，待他二人亲送诗来，烦老周将他的原诗藏起，只将此二诗送与府里。这便是你用情处了。”周荣笑道：“这等说来，想是个掉绵包的意思了。既是李相公吩咐了，又通是本学的相公，怎好推辞作难？只凭李相公罢了！”李君文来时，在路上已将二两头称出一两，随将一两头递与周荣，道：“这是张相公一个小东，你可收下，所说之事只要你知我知，做得干净相，倘后有几分侥幸，还有

一大块在后面哩！”周荣接着包儿，便立身来说道：“既承相公盛情，我即同李相公到前面酒楼上，领了他的情何如？”李君文道：“这倒不消了。张敞友在家候信，还要同来，耽搁不得了，容改日待我再请你罢！”周荣道：“既是今日就要干正经，连我酒也不吃了，莫要饮酒恨他的事。”李君文道：“如此更感雅爱！”遂别了周荣，忙忙来回复张良卿。

此时张良卿已等得不耐烦，看见李君文来了，便即着问道：“曾见那人么？”李君文道：“刚刚凑巧，一到就撞见，已与他说通了。怎么小柳还不见来？”正说不了，只见柳友梅从园门边走进来。原来柳友梅只因昨夜思量过度，梦魂颠倒，起来迟了；又因与静如和尚细谈一朝，梳洗毕，吃了饭，到张家园来，已是日午了。

三人相见过，张良卿道：“月仙兄为何此时才来？”柳友梅道：“因昨夜承二兄厚爱，多饮了几杯，因此来迟，得罪！”李君文笑道：“想是不要看雪小姐的新诗了？小弟今早倒已觅得在此。”柳友梅道：“原来兄不失信，既如此，乞赐一观。”李君文道：“看便看，只是我三人的诗，也要送去了。今早学里来催，今晚可同送去罢。”柳友梅道：“承二兄见挈，更感雅爱。”李君文就在拜筐中取出一幅花笺，递与柳友梅道：

“这便是雪小姐的诗了。”柳友梅接来一看，只见上写一首七言律诗：

石径烟染绿荫凉，柳拖帘影透疏香。

去时燕子怜王谢，今日桃花赚阮郎。

半枕梦魂迷蛱蝶，一春幽恨避鸳鸯。

雨丝飘处东风软，依旧青山送夕阳。

原来这首诗，乃是杭州一个名妓做的。李君文因许了柳友梅的诗，只得将来唐塞他。

柳友梅看了，笑道：“诗句甚好，只是情窦大开，不像个千金小姐的声口。此诗恐有假处。”李君文道：“这诗的真雪小姐的，为何假起来？”柳友梅将诗细看，只是不信。张良卿道：“月仙兄看出神了！且去干正经要紧，这时候也该去了，不要说闲话，误了正事。”李君文道：“小弟诗未做完，没份，只要二兄快快写了同送去。”张良卿与柳友梅各写了自己的诗，笼在袖中，二人一同出园门，竟到钱塘学里来。正是：

游蜂绕树非无意，蝼蚁拖花亦有心。

攘攘纷纷恋春色，不知春色许人侵。

却说柳友梅同着张良卿，一同到学里来，恰好才到学前，撞见了刘有美，忙问道：“我哪里不寻兄来，前日西湖上别后，兄寓在哪里？小弟那日就返舍，令堂便着抱琴来问了几次。这几日不归，悬望得紧哩！”柳友梅道：“小弟也就要返舍，”随指着张、李二兄道：“只因遇着张、李二兄，因此逗留这两日。”刘有美道：“原来如此！”忙与张、李二生作了揖，叙了些文。柳友梅问道：“刘兄今日何往？”刘有美道：“难道兄倒忘了？就是为诗题一事了。但不知兄又何往？”柳友梅笑道：“小弟也为送诗而去。”刘有美暗点点头道：“那两位莫非也是么？”柳友梅道：“然也。”刘有美听了，就忙忙地作别道：“小弟有事去了，兄若送了诗去，千万速回！”柳友梅道：“多感，多感！”刘有美去后，友梅就同张、李二生来寻周荣，各自付诗与他。却说周荣见三人来，心下已自暗会，假作不知，道：“三位相公既然各有诗了，只留在学里，待在下送去就是。”三人齐道：“如此有劳你，明日诗案出了，请你吃喜酒罢。”周荣道：“使得，使得。”三人别了周荣回去。

柳友梅只得又在栖云庵住了一宿。到次早抱琴也寻来接了，就一同归去不题。

且说刘有美遇见了柳友梅，为何如此着忙？他原来这日湖上，已有心盗袭柳友梅的诗句，到次日便访知梅、雪二小姐的下落，便把暗记柳友梅的二首，写好落了自家名字封好，连忙赶到抗城，送诗到钱塘学里来，也去央及了周荣，不期路上撞见了柳友梅，耽搁了半日。又听他们说来，他们三人也为送诗，仍恐打破了自家的网，因此又叮嘱柳友梅作速回家，自己急急忙忙地别去。正是：

天定一缘一会，人多百计千方。

纵使人谋用尽，哪知天意尤长。

毕竟送诗以后，二小姐去取何如，月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诗曰：

琴声曲曲动文君，识得当年司马心。

自古佳人怀吉士，由来才子遇闺英。

灵机一片原相照，慧眼千秋好细寻。

凤鸟于飞凰自合，等闲岂许俗禽侵。

却说刘有美已抄袭了柳友梅的诗，送到学中。次日，周荣就将张良卿的倒换诗一同有美混杂送进，真个神不知鬼不觉。把柳友梅一个真正才子的名字，反暗里遗落了。

话分两头，且说如玉小姐自梅公去后，就住在雪太守衙斋，终日与瑞云小姐一处。梅小姐见雪小姐颜色如花，才情似雪，十分爱惜。雪小姐见梅小姐诗思不群，仪容绝世，百般敬重。平日间，不是你寻我问奇，便是我寻你分韵，花前清昼，月下良宵，或同行携手，或相对凭栏，如影随行，不离顷刻。说来的无不投机，论来的无不中意。只是如玉小姐因想着父亲远任，又闻闽寇未宁，每每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或是思量了，或是说及了，生生掉下泪来，枕席间亦每有泪痕。雪小姐时常来劝慰她，只是至情关系，哪里放心得下。正是：

事不关心，关心者乱。

颦首有意，不语谁知。

一日，梅小姐新妆初罢，穿一件淡淡春衫，叫侍儿朝霞跟了，走到亭中曲栏边海棠树下摘花。只见一双粉蝶轻轻地飞过墙来，点缀着春光，十分荡漾。那侍儿朝霞道：“小姐你看，好一对双飞的蝶儿。”那梅小姐注目一看，笑道：“果然好一

对双飞蝴蝶。”朝霞就将扇子儿一扑，不料竟扑入梅小姐怀中，梅小姐道：“你看蝴蝶一般好有情也。”恰好雪小姐悄悄地走将来看见，微笑道：“闺中韵事姐姐奈何多要占尽，今日之景又一美题也。”梅小姐也笑道：“贤妹既不容愚姐独占，又爱此美题，何不见赠一诗？便平分一半去矣。”雪小姐道：“分得固好，只恐点染不佳，反失美人之韵，又将奈何？”梅小姐道：“品题在妹，姐居然佳士，虽毛遂复生亦复何虑？”雪小姐忙取纸笔，题诗一首呈与梅小姐看。只见上写着七言绝句一首《美人扑蝶》：

绣罢春绡意惘然，淡烟笼日媚花间。

闲将团扇招飞蝶，似爱双飞故倍怜。

梅小姐看毕，欢喜道：“潇洒风流，深情远韵，令人思味无穷。

若贤妹是一男子，则愚姐愿侍中栢终身矣。”雪小姐听了，把眉一蹙，半晌不言，说道：“小妹既非男子，难道姐姐就弃捐小妹不成？此言殊薄情也。”梅小姐道：“吾妹误矣，此乃深感贤妹才华，欲得终身相聚而恐不能，故作此不得已之极思也。正情之所钟，何薄之有？”雪小姐道：“终身聚与不聚，在姐愿与不愿耳。你我若愿，谁得禁之而不能？”梅小姐道：

“虑不能者，正虑妹之不愿也；妹若愿之，何必男子！我若不愿，不愿妹为男子矣。”雪小姐方回嗔作喜道：“小妹不自愧其浅，反疑姐姐深意，真可笑也。只是还有一事，我两人愿虽不远，然聚必有法，但不知姐姐聚之之法又将安出？”梅小姐道：“昔日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姐深慕之，不识妹有意乎？”雪小姐道：“你我才貌虽不敢上媲皇、英，然古所称闺中秀、林下风应亦不愧。但必配得一个真正才子，方谐夙愿。不知何日相逢？”雪小姐道：“湖上之吟，言犹在耳，舟中之句，何

日忘之。姐姐难道倒忘了么？”梅小姐道：“非敢忘也，恐良缘不偶，好事多磨耳。”雪小姐道：“松柏岁寒，不改其操；梅花雪压，不减其香。自古贞姝静女，此心始终不渝。此十年待字大易，所以著有贞也。况天下事，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昨闻爹爹说学里诗篇，只在早晚送来。或者天缘有在，此诗也送进来，不远在千里，便近在目前乎？”朝霞从旁听见，也笑说道：“我看此生临去，以目送情，将心致意，一定也是钟情人，自然良玉显投，必不明珠暗弃，二小姐不须过虑。”言未了，一声梆响，门上扛进几只卷箱，就是学里送来的诗笺在内了。二小姐听见，忙叫朝霞去看来。

朝霞去不多时，随与使女取进内房，朝霞把卷箱开了，二小姐忙取诗笺，大家展玩，翻来翻去，并无一首中意的。直看到后面，只见一幅花笺写着两首诗句，二小姐忙看一遍，分明就是湖上相闻的。忙看名字，却写着山阴刘裴然题。二小姐疑心，便在锦囊中取出湖上相闻的诗句，出来一对却喜字字不差。

原来这日湖上闻吟之后，二小姐各各有心，都暗记了柳友梅的诗句。回去便把二诗写出，将白松绫子绣成两幅鸳鸯锦笺，珍藏在身。到这日取出来同看，看来诗句一般，只是字迹可厌。梅小姐道：“这诗果然和得风流俊逸，自然是个出色才人，细玩其词，当是林和靖、李太白一流人物。只是字迹污浊，并无妍秀之气，若出两手，恐有抄袭之弊。”雪小姐道：“这诗不独上下限韵，和得绝不费力，而情辞宛转，诗句清新，其人之风流郁雅如在纸上。只是妹也疑心，既是才人，必无能诗不能书之理，都恐其中还有假处。”一边说，一边又翻倒后边，又见一幅花笺写着两首诗。二小姐同看了一遍，梅小姐道：“那首诗却也做得清新俊逸，与前两首倒像一个人所咏，毕竟也是个风流才子。”雪小姐道：“只是诗句虽像出一手，字迹又一

般秽恶，恐怕又非真作。”忙看后面名字，却写着钱塘张白眉题。朝霞听见二小姐在那里彼此相疑，便说道：“朝霞虽不知诗巾意味，但其人之风情韵致，我朝霞目睹的，毕竟诗思不群，字体有致，必无相反之理。”三人互相议论，只因字迹丑陋，便惹起许多疑惑，正是：

闺中儿女最多情，一转柔肠百虑生。

忽喜忽愁兼忽忆，等闲费杀俏心灵。

二小姐又看到后边，又检出第三幅诗笺，上面却只写得一首《春郊》。二小姐看了，忍不住只管冷笑，忙看名字，却写着山阴柳月仙题。雪小姐道：“这样胡言也送了进来，忒也可笑。”细看字迹，也一般的写不像样。梅小姐道：“看来诗中俱有疑惑，要辩真假，除非面试耳。”朝霞道：“老爷自然还要面试，待面试时便一任奸观难逃秦镜了。”正说话间，忽听得一声鼓响，雪太守已退堂。二小姐忙收拾诗笺，将二幅好诗放在一边，将那首好笑的也放在下面，好与雪太守看。不一时，雪太守进来，看见二小姐在那里看诗，便问道：“你姊妹二人在这里选诗，中间有几个有才的？”雪小姐道：“诗句虽多，真才却少。”雪太守笑道：“难道越地人才不足邀你二人一盼么？”梅小姐就叫朝霞将这几幅诗笺呈在案上。雪太守随展开第一幅诗笺，看未终篇，便惊讶道：“此异才也，吾目中不见久矣。不知何处得来，却为你二人选出，纵有英妙，自当让此生出一头地矣。”忙看姓名，却写着山阴刘裴然题。雪太守道：“原来异才，反出在山阴，我记得前日面见学院，他对吾说，山阴柳友梅是越中第一个才子，本院在京时已闻其名，今尚未曾面见。这姓刘的却也在山阴，莫非就是那柳友梅么？只不知，他可唤做这个名字。”雪小姐道：“孩儿辈也在这里疑心。”雪太守道：“有何疑处？”雪小姐道：“孩儿辈疑其诗句虽

佳，字迹可厌，其中恐有抄袭之弊。”雪太守暗点点头，又看到第二幅诗笺，却写着钱塘张白眉题。看了一遍，也极口赞道：“得此诗可谓既生瑜，复生亮矣。与前诗并驱中原，尚未知鹿死谁手，只可惜字体一般都不佳耳。”雪小姐道：“后边还有一个姓柳的，也是山阴人，字法也不佳，诗句更可笑。”说罢，便把第三幅诗笺呈与雪太守道：“爹爹，你道可好笑么？”雪太守也不待看完，便道：“何物狂生，如此胡言，也送到本府这里来！可笑，可笑！”雪小姐道：“看来诗句可疑，爹爹却如何区处？”雪太守道：“这个不难，只消我明日面试一番，便知端的矣。况他二生，诗才虽美，不知文行何如？若只是诗词一路，而干举业空疏，品行不立，后面只流入山人词客里去了，也非久大之器。我所以毕竟还要面试一番。”二小姐道：“爹爹所言，深得观人之法，如此最好。”三人谈笑间，忽一声梆响，传进一道文书，雪太守看了，原来是学院发考科举的牌。雪太守看过便道：“既如此，我也不必另行复试了，就此录科一事，便好详察真伪矣。”随之吩咐礼房准备试卷，限即日亲临考试不题。正是：

流水高山思转深，玉堂金马器难沉。

文君已具怜才眼，司马何愁空鼓琴。

毕竟雪太守面试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诗曰：

良才岂许等闲寻，遇合姻缘本素襟。

东阁无贤谁物色，西厢有女是知音。

奇才析赏如珠玉，佳句吟成当瑟琴。

自得美人题品后，果然一字值千金。

却说刘有美、张良卿自送诗后，各人心上尽道姻缘有分份，十拿九稳，只候诗案出来。连候数日，并不见有消息。

一日走到学前，只见已挂了录考的告示，那些秀才一个个都打点文战了。刘有美看上好不惊财，张良卿闻知也像老鼠遇着了猫，无处躲避，只得又去寻问周荣，周荣也只没法。惟有柳友梅晓得了录科的消息，心下暗想道：“雪公此举名虽录科，实欲择婿，似我柳友梅这样一个才貌，谅与他令爱的德容也相配合得过。只是一件，我记得静如老憎详梦说我的姻缘个在梅边定雪边。又况那日湖上相逢乃是两位佳人，今雪公一女安能遂抵二美乎？”心下虽这样想，但考期已近，不得不到杭城。随即禀知母亲，叫抱琴挑了琴剑书箱，主仆二人一径行过钱塘江，复到栖云庵寓下。

次日，雪太守亲临考校，那些秀才，哪一个不献出万斛珠玑、千万锦绣来取功名。然又且雪太守自那诗题一出，将择婿的风声播传于外，这些少年子弟也有不为功名反为着佳人的。如柳友梅者，正复不少。正是：

金榜名标方得意，洞房眷美实萦情。

十年未识君王面，已信蝉娟多悟人。

谁知雪太守心上，名虽录科也，实为着择婿。这一日坐在堂上出题后，便将这些秀才远远地一个个赏鉴过，然酸的酸，腐的腐，俱只平平。内中惟有一生，生得：

面如满月、唇若涂朱。眼凝秋水之神，眉萃春山之秀。

胸藏锦绣，风檐下顷刻成文；笔落天花，潇洒间立时作赋。

得言太白识荆州，允信欧阳遇苏轼。

雪太守看在眼里，心上暗喜道：“若得此生，内外俱美，诚佳婿也！但不知可就是前日题诗的，我且试他一试。”便提朱笔在题目牌上判下两个红字，道：“如有少年名士，倚马奇才，不妨亲递诗文，本府当面请教，实系真儒，定行首擢。”雪太守判了，左右传下，那些书生看了，不觉又惊又喜。惊的是枵腹难医，眼见得必无我份；喜的是朱衣暗点，侥幸得万一成名。只有柳友梅听见，好像玉殿传牌报他中状元的，满心欢喜，暗想道：“雪太守好有心人。这分明要鉴别文才，面观人物，选择东床的意思耳。料吾诗句虽佳，只是文词未阅，今日乘此机会，正好去面呈一番，不惟使雪太守知我柳友梅的文才，也使他认得我柳友梅的面貌，那姻缘事就有根了。”思算已定，柳友梅作性更快。

不半日，便做完了文字，柳友梅就亲递到雪太守面前。雪太守看见柳友梅一表人才，昂然气宇，便起身相接。柳友梅行过礼，便呈上文字道：“生员末学菲才，幸遇老公祖作养人才，特蒙面试，斗胆献丑，乞赐垂青。”雪太守道：“本府素性爱才，既逢佳士，敢惜品题；况得亲见临文，兴复不浅。”说罢，便将柳友梅的文字细细翻阅，真个是：

篇篇锦绣，字字珠玑。萃山川之秀气，玉琢金相；夺天地之英华，龙姿凤彩，洵是文章成黼黻，果然翰墨吐丝纶。

雪太守看了，连声称赞道：“好美才！好美才！本府遍访

遗贤，曾无真士，不意近在股肱，未能物色。深负冰清之鉴矣！”忙问名字，柳友梅忙打一恭道：“生员姓柳名素心，字友梅，原籍山阴，今进在钱塘学中。”雪太守道：“贵庠既系钱塘，为何前日诗篇里边，不见有贤契名字？”柳友梅道：“生员下里微词，本不敢争歌白雪，但已亲送学宫，何至浮沉未入玄鉴？”雪太守爽然自失道：“可又奇了！既如此，贤契可将前日所咏原诗今为写出，待本府查验便知。”说罢就取两幅花笺，递与柳友梅。柳友梅接了，随即挥毫，将原和的《春闺》、《春郊》四首逐一写出，呈上雪太守。雪太守看了，但见写得龙蛇飞舞，字字有神，已自不同。只是诗句念来，却与张、刘二生一字不差。雪太守看了，心上已晓得柳友梅是个真正才子，前日之诗，自然是盗袭的了。只不说破，道：“贤契佳句，本府今带回领教。”柳友梅见雪太守赞他文字，又要他录出原诗，分明已有心了。两人心照，遂各别不题。

只有刘有美是日听得柳友梅亲递文字，心上已自惊讶，又听说太守要他录出原诗，分明青天里一个霹雳，神魂都吓散了，文字也做不出，只得勉强完篇而去。张良卿听说，也知马脚已露，心上突突如小鹿撞的一般，文字本来不济，那日被此一吓，便只字也没有，只得曳白而回。正是：

假虽终日卖，到处有疑猜。

请看当场者，应须做出来。

且说雪太守回衙，见了二小姐，便笑说道：“吾今日为汝二人得一佳士矣，快请你母亲与她商议。”不一时，雪夫人已到。

雪太守道：“我日前因受了梅道宏之托，为着如玉甥女的事，又为自己瑞云孩儿的事，故把诗题为由，遍访良才，实欲寻觅佳偶，以完二女终身。不料阅遍杭郡，竟无一人。前日只

有张、刘二生的诗句清新俊逸，我以为得此两贤，实为双美。不道又是盗窃人长。”二小姐听说，两下惊疑。雪小姐忙问道：“爹爹，他盗窃谁来？”雪太守道：“盗窃的是山阴柳友梅的诗。”雪夫人道：“可就是相公曾说忆念有日的柳友梅么？”雪太守道：“然也。”雪夫人道：“那生果然生得人物何如，才学出众否？”雪太守道：“那柳友梅生得面如宋玉，才比相如，自不必说。只是他顷刻成文，真个万言倚马，我已目击。他日云程定在玉堂金马，功名决不在我之下。只不知他可曾授室。”夫人道：“若他还未有室，便可与他议姻。”雪太守道：“只是还有一事要与夫人商议，我想此生才貌实为全美，若将此生配了瑞云，恐如玉甥女说我偏心；若将此生配了如玉，又恐瑞云女儿说我矫情。若要舍此柳生，分外再寻一个，又万万不能有此全美。我想昔日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古圣人已有行之者，我见她姊妹二人，才貌既仿佛，情意又相投，我意欲将来同许下柳生，未知夫人意下如何？”雪夫人道：“既是相公主张，料应不差，我正虑瑞云年幼，不堪独主苹蘩，若得甥女作伴，彼此相依，实为两美。况且此生才貌兼全，更为难得。只是梅姑夫远任，不知他意下毕竟何如？你我不好便自主。”雪太守道：“道宏临别，将择婿一事当面嘱托我，今日此举，亦为不负前言，只是他尚未知一木双栖的缘故耳。我到明日姑心许之，将一字寄到闺中，俟道宏回信，然后连姻，未为晚也。”雪夫人道：“相公所言甚为有理。”随指着二小姐说道：“只不知她二人心下何如耳？”雪太守道：“这也不难，我明日还要请那柳生面试新诗，我就叫她姊妹二人各出一题，若是做出来的诗如玉中意，便配了如玉；瑞云中意，便配了瑞云。若她两人心上都中意了，我便将来同许下柳生，这便大家如愿矣。”雪夫人道：“如此最好。”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在旁听见，

各自低头不语，心上都暗喜不题。

雪太守到了次日，随即差人往钱塘学里来请柳友梅。差人领命，走到学前要寻柳友梅，却好撞见周荣的老儿吃了几杯早酒，在那里走来，差人认得是周斋夫，便问道：“老周我问你，学里柳友梅相公的下处在哪里？府里太爷相请哩。”周荣听说柳友梅，误认是刘有美，顺口地答应：“刘有美么，太爷为何请他？”差人道：“就为前日诗文，太爷中意他，今早特特来请。”周荣笑笑道：“嘎，原来如此，这样我同你去，要吃报喜酒，赚他报喜钱哩！”差人道：“就是。”便一心认是刘有美，一径同着差人，走到刘有美的寓所。谁知刘有美只为做了虚心的事，前日录科时节，闻知消息不好，仍恐雪太守查验起来，不好意思，便连夜出城，一道烟走了。此时周荣同差人来寻他，早已窥其户闾其无人了。差人道：“既不在此，你且同我去回复太爷再来寻请便了。”周荣道：“我不去，你自去回太爷便了。”差人道：“是你本学相公，今既不在，便同去回复何妨？”周荣料没其事，只得同来回复。差人禀过，雪太守忙唤周荣问道：“柳素心是你本学生员，为何请不到来？”周荣听见说柳素心三字，心上吃了一惊，半晌的不能言语，尚记得诗笺上名字有个柳月仙，没有柳素心，因支吾道：“在学的是柳素心、送诗的是柳月仙，如今老爷要请的是柳友梅。因此，小人认错，不曾请到。”雪太守道：“你且记来，柳素心是谁？柳月仙是谁？如今本府请的柳友梅又是谁？”周荣道：“柳月仙想就是柳素心，柳素心就是柳友梅。”雪太守笑笑道：“蠢奴才，既就是他，为何不去请来？”即着原差同去请到回话。却说周荣只认是刘有美，哪晓得太守要请的是柳友梅，只得同着差人寻到柳友梅下处，差人呈上名帖，柳友梅随即同着二人来到府中。

雪太守接见，柳友梅行礼过。雪太守忙问道：“月仙二字可也是贤契的佳字么？”柳友梅道：“此乃生员偶尔取意，何敢蒙公祖太宗师称问。”雪太守忙在袖内取出一幅诗笺，递与柳友梅道：“这诗笺可也是贤契的佳咏么？”柳友梅看见，方惊讶道：“此乃友人张良卿所咏，为何冒附贱名？”雪太守又在袖中取出二幅诗笺，递与柳友梅道：“这诗句可也是贵同学的佳篇么？”柳友梅复接来一看，方恍然大悟道：“这四首诗通是生员的拙咏，二首在西湖游玩，同友人刘有美做的；二首是月下闻吟，同友人张良卿咏的。为何通被他二人窃来，若非老公祖冰鉴，生员几为二生所卖矣！”便指着周荣说道：“前日诗笺，通交付你送进来的，为何差错至此，反不见我的原诗？”周荣至此吓得面如土色，魂都不在身上，哪里还开得口，跪在地上，只是磕头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雪太守怒骂道：“原来是你这该死的奴才作弊更换，几乎误我大事。”周荣道：“小的焉敢更换，通是张良卿、李君文二人叫我更换的，小的不合听信他，小的该死了。只是那个刘有美的诗，是央及我送一送来，不知他怎生更换的，一发与小的不相干。”雪太守大怒，叫左右将大板来把周荣打了三十，革退学役。正是：

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

雪太守责罚了周荣，方才邀柳友梅到后衙来，随即看坐。柳友梅谦逊了一回，方才坐下。茶罢，雪太守便道：“昨见贤契诗文，真个字字珠玉，令人不忍释手。今接芝宇，不胜庆幸。”柳友梅道：“生员学浅才疏，蒙老公祖作养，俯赐登龙，实出望外。”雪太守道：“贤契青年椿萱，自然并茂，但不知贵庚多少，曾授室不？”柳友梅道：“先京兆已去世七载，今只家慈在堂，少违庭训，虚度二十，未有家室。”雪太守听说未

曾娶室，心上满怀欢喜，便道：“原来就是柳京兆老先生的令郎，失敬，失敬！今得贤契如此美才，柳氏可谓有子矣！天之报施自不爽也。”随吩咐左右，摆酒在啸雪亭，即领雪公子出来，也拜见过。此时雪公子已有一十多岁了，取名继白，表字莲馨，生得面庞与瑞云小姐一般。柳友梅有心，便仔细将雪公子一看，但见：

垂髫之貌，总角之年。

姿神娟洁，骨格仙妍。

义欺宋玉，秀萃文园。

宁看掷果，不让潘安。

柳友梅看见，心上暗喜道：其弟如此，其姊可知。相见过，柳友梅因见了雪公子的仪容，一发添了许多思慕爱悦的光景。

雪太守道：“前读佳句清新，有怀如渴，昨者偶同小儿试拈二题，还要求贤契一咏，幸勿吝珠玉，以慰素怀。”柳友梅道：“生员碌碌庸才，焉敢班门调斧。”雪太守道：“对客挥毫，文人乐事，况本府有意相求，俾得亲见构思，益遂幽怀矣。”说罢，随叫左右在里面传出二题。雪太守随即接过一看，递与柳友梅。

柳友梅接来一看，原来是两个诗题：一个是《寻梅》。一个是《问柳》。《寻梅》逢字为韵；《问柳》缘字为韵。柳友梅暗点点头道：“那诗题出得好深情也，好慧心也。《寻梅》以逢字为韵，是叫我去寻觅相逢的意思；《问柳》以缘字为韵，是叫我访问有缘的意思。若非那小姐的深情慧心，安得到此？料想诗人笔伏，必无此闺阁幽情也。”心下才这般想，雪太守已叫左右将文房四宝端摆在啸雪亭，就请柳友梅到亭子中来，但见亭子内：

图书满壁，光生画锦之堂；笔墨盈几，文重洛阳之价。

茶烟清鹤梦，常留奴夜共聆琴；花雨酿蜂声，时有南州频下榻。怡情何必名山业，能远尘樊即隐伦。

柳友梅看见亭子内，花香草嫩，笔精墨良，又一心想着小姐的深情远韵，不觉兴致勃勃，诗思云涌。提起笔来，如龙蛇飞舞，风雨骤至，不一时，满纸上珠玑错落。正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扫千军。

漫道谦为德，才高不让人。

柳友梅须臾之间，即将二诗呈上，雪太守见了，真个满心欢畅，不觉连声赞道：“奇才，奇才！不惟诗思风雅，又捷敏如此，几令老夫亦退避三舍矣。敬服，敬服！”看了一遍，遂暗暗叫人传进后衙与二小姐看。

不一时，左右摆上酒来，柳友梅慌忙辞谢道：“生员荷蒙台宠，得赐识荆，何敢更叨盛款。”雪太守道：“便酌聊以叙情，勿得过逊。”柳友梅只得坐下，雪太守到上坐了，雪公子与柳友梅对面相陪，已分明行翁婿的礼了。三人欢饮不题。

且说柳友梅二诗传进与二小姐看，原来是《寻梅》二字是梅小姐出的，《问柳》二字是雪小姐出的。梅小姐就将寻梅的诗展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寻梅

孤踪何处问芳容，贞静偏于雅客逢。

不向东风怜俗士，独乘明月嫁诗翁。

幽心目断寒山外，远韵神驰洛水中。

吟得新篇无限意，思君拟欲托宾鸿。

梅小姐看毕，赞道：“果然好诗，深情远韵，托意悠长，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雪小姐将问柳的诗也细玩一遍，只见上写道：

问柳

凝烟临水独嫣然，几向东君访凤缘。
待月有情应共玩，迎风无意倩谁怜。
丝纶莫惜枝枝吐，黄绿还教叶叶鲜。
逸韵柔姿凭折取，好留佳句动人传。

雪小姐看过，便也赞道：“情词婉转，思致悠扬，诗句至此，我不能赞一辞矣。”二小姐各自看毕，又交互看了一回，两人心上俱暗喜不题。

雪夫人见她两人看诗中意，遂暗叫人传与雪太守知道。雪太守与柳友梅谈饮了一回，酒至中间，雪太守道：“贤契英年，又如此才高学博，正该宜室宜家，为何尚未授室？”柳友梅道：“婚姻乃人生大事，生员别有一段隐衷，一时在公祖老师之前下敢说出，只是终身关系，未能轻易许可耳。”雪太守道：“本府有一舍甥女，即新任福建梅兵备之女，本府受舍亲之托，又见贤契如此美才，意欲亲执斧柯，未敢云淑女好逑君子，亦庶几才士宜配佳人。不识贤契心下例如？”柳友梅听说，心下暗想：“我只道他为着自己女儿的事，不道他仅为甥女的事。我想静如老僧说我的姻缘不在梅边定雪边，今番验矣。”便答道：“生员一介寒儒，虽蒙台命，何敢何仰。”雪太守道：“愚意已决，老夫有一敝年定竹淇泉的侄儿也在山阴，当今作媒，到尊慈处说合，若蒙许允，贤契佳吟即作聘礼，俟舍甥女奉和原诗以为回聘之敬。贤契慎勿过辞。”柳友梅心上已自许允，只不好便尔应承，只得说道：“既承台命谆谆，当回去与家慈商议奉复。”二人又饮了一回，只见天色将暮，柳友梅就告别而回。正是：

衣昔日嫔两女，铜雀当年锁二乔。
重结鸳鸯乐何限，伫看仙子降河桥。
毕竟柳友梅与二小姐婚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拆开梅雪两分离

诗曰：

世事翻云覆雨间，良缘难遂古今然。

达溪花落蠡夫恨，凤凰琴空崔女怜。

高谊合离原不贰，钟情生死实相连。

佳人端的归才子，聚散由来各有天。

却说柳友梅别了雪太守出来，抱琴接着，复回到栖云庵来。

静如迎着问道：“近闻雪太守看中意的柳相公诗文，一定姻缘有份了。”柳友梅道：“不知事体如何？”静如道：“得相公这般才貌，也不负太爷择婿一片苦心。”柳友梅道：“不敢，不敢。”遂将张、刘二生抄诗、周荣作弊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静如道：“姻缘天定，人谋何益？”柳友梅道：“只是还有一事请教，我今日去见雪公，只道他为着令爱的事，不料他又为甥女梅小姐的事，绝不提起雪小姐之姻缘，不知何故？”静如道：“原来雪太爷如此用心，正是他为己为人之处。老僧向日说柳相公的姻缘不在梅边定雪边，今日看来，方信老僧不是狂言。这姻缘两重自不必说了。”柳友梅道：“是便是，只恐人心难度，或者雪公另有所图也未可知。”静如道：“料柳相公的才貌，瞒不过雪太爷的眼睛，纵使雪太爷看不到，那小姐的慧心明眼安肯使美玉空埋、明珠暗弃么？”柳友梅起初心上还有些疑惑，被静如这一席话便一天狐疑都解散了。便满心欢喜，笑说道：“但不知小生何缘，便能有福消受此二位佳人。”说话间，已是黄昏时候。道人张上灯来，静如道：“柳相公可用夜饭么？”柳友梅道：“夜饭倒不消了，只求一壶茶就要

睡了，明日好返舍。”静如就去泡了茶，送与柳友梅。柳友梅就到客房中去睡了。

次早别了静如，回去见过母亲杨氏。先把张、刘二生抄诗一事说了一遍，然后把雪太守录科面试；请酒题诗、亲许婚姻的事，也细细与母亲说知。杨氏夫人喜道：“吾儿素有雅志，今果遂矣。只是姻缘已遇，功名未遂，必须金榜名标，然后洞房花烛，方是男儿得意的事，况世情浅薄，人心险恶，似张、刘小人辈，也须你功名显达，意念方灰。不然，未有不另起风波者。今考期已近，秋闱在迩，汝宜奋志，以图上进。”柳友梅道：“谨依慈命。”母子二人，俱各欢喜。柳友梅此时也巴不能个早登龙虎榜，成就凤鸾交，就一意读书，日夜用工，按下柳友梅不题。

却说雪太守自与柳友梅约为婚姻，次早就差人拿个名帖，往山阴县来请竹相公。原来雪太守与兵部竹淇泉是同年，竹凤阿随叔父在京师，曾相认过，因此请他出来作媒。怎知竹凤阿与柳友梅又是极相契谊的朋友。这一日，竹凤阿闻知年伯来请，就一径同差人到杭州来见雪太守。雪太守留进后衙相见，竹凤阿道：“敢问老年伯呼唤小侄，不知有何吩咐？”雪太守道：“不为别事，我有一舍甥女名唤如玉，就是舍亲梅道宏之女，今年一十七岁了。姿容妍稚，性情聪慧，论其才貌，可称女中学士。又有一个小女，名唤瑞云，年才二八，小舍甥女一岁，颇亦聪明，薄有姿色，不但长于女红，颇亦善于诗赋。老夫因受过梅舍亲之托，虽有甥女之分，一般如同己出。前日因录科，这日偶见山阴柳友梅文才俊逸，诗思清新，是个当今才子，我意欲将二女同许双栖。前已面嘱柳生，只不知他尊慈意下何如，因此特烦贤契道达其意。”竹凤阿道：“柳友梅兄才貌果是卫家玉润，与小侄系至友，其诗文品行素所钦服，老年伯略去富

贵而取斯人，诚不减乐广之冰清矣。小侄得执斧柯，不胜荣幸。想柳兄素仰老年伯山斗，未有不愿附乔者。”雪太守道：“得如此足感大幸！只是贵县到郡中，往返相劳，为不当耳。老夫有一回聘的礼，若其尊慈许允，即烦贤契致纳。”说罢，便在袖中取出绣成的两幅鸳鸯锦笺，递与竹凤阿道：“这就是回聘的礼。”竹凤阿道：“友梅兄未行纳采之礼，何得就蒙老年伯回聘之仪。”雪太守道：“柳友梅曾在敝衙中面咏新诗，老夫即将他佳句准为聘礼，随命舍甥女并小女奉和原诗以作回聘之敬。这一幅鸳鸯笺，便定百年鸾凤友，年侄幸转致之。”竹凤阿道：“柳友梅兄承老年伯如此垂爱，真恩同高厚。”二人说着话，留过小饭，竹凤阿遂告辞起身，别去不题。

雪太守别过竹凤阿，随要写书差人到福建去，报与梅道宏得知。

且说梅公自到了福建，各处剿抚，虽然寇盗渐渐平靖，哪晓得闽南烟瘴之地，水土不服，又值盗贼窃发之际，风鹤惊惶，况梅公年近六旬，气血渐衰，哪受得这等风霜劳苦，又想着父女远离，家乡遥隔，心神闷闷，不半年便已过劳成疾，奄奄不起了。只得写书差人到杭州，来雪太守处报知。这一日，雪太守才要写书差人到福建去，忽报福建梅兵爷差官到，雪太守着他后堂相见。不一时差官进来拜见过，呈上家书。雪太守便问道：“你老爷好么？”那差官掩着泪眼，只不出声。雪太守看来暗想道：“却是为何？”便又问道：“你奉老爷差来，必有要紧话，为何见本府只是不言不语？”差官只得含着泪说道：“我老爷只为王事勤劳，殷忧成疾，差官来时曾于榻前候问，已见他骨瘦如柴，形容枯槁，这多时病体多应不起了。”雪太守听说，方惊讶道：“原来你老爷如此大病，我这里哪里晓得。我且问你，你来时你老爷可有话嘱咐你？”差官道：“嘱咐事

尽在书中，只是临行的时节，曾有数语嘱咐道：‘骨肉天涯，死生南北，零丁弱女，赖记终身。’叫差官亲致雪老爷。”雪太守听了，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不免顿足道：“道宏休矣，道宏休矣！”遂留差官在外厢伺候。

雪太守就进后衙，把家书与如玉小姐观看。下一时，如玉小姐来了，就把家书一同开看，只见上写道：

眷小弟梅颢顿首致书于景翁大舅台座前：弟自与兄翁钱塘门分袂到闽，且喜小寇渐平，奈烟峦瘴疠、风鹤惊惶兼之。父女睽违，家乡遥隔，殷忧孔切，举目靡亲，人孰无情，谁能堪此？遂致奄奄不起，一病垂危。今病体莫支，转念弱女子无成立，抚心自痛，回首凄然。兄翁苦念骨肉之情，不负千金之托，如亲己女永计终身，弟虽生无以酬大德，死亦有以报知己也。临榻草草。伏冀台原不宣。

另有一书付如玉女儿开看，梅小姐随展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母舅当事之如父，舅母当事之如母，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顺。我身死后柩必归茔。言已尽矣，汝毋自哀。

如玉小姐看了，真个看一字堕一泪，心中硬咽，惊得面如土色，话也说不出。正在悲切之际，忽报梅兵爷的讣音到了，如玉小姐听见，吓得神魂都散，不觉闷倒在地。雪夫人与瑞云小姐连忙来唤醒，不觉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哭了一场，瑞云小姐看见亦为之泪下不题。

却说梅公临终时节，吩咐侄儿梅从先要扶柩回金陵，安葬祖茔的。因此，讣音方至，灵柩也就到了，大船歇在钱塘门。到了次日，雪太守不免要备些礼物去吊奠，如玉小姐也要扶柩回金陵去了。只是虑如玉小姐无人陪伴，雪太守就叫公子雪连馨同去，就顺便往金陵纳个南雍，又着一能事家人伏事了雪公

子。

这一日舟中奠别，好不苦楚，正是：

昔日尚生离，今朝成死别。

生离犹自可，死别复何如。

按下梅小姐的事不题。却说竹凤阿自领了雪公之命，不敢怠慢。随即回见柳友梅，将一女双栖的事，委曲说了一遍。柳友梅道：“这事在知己前怎好假词推托，只是小弟与家母说来，小弟寒儒，安能有福遂消受此二位佳人。况此事已不知经了多少风波，小弟与兄阔别久了，不曾与兄细谈衷曲，今日可试言之。”便将张、刘二生抄诗，周荣作弊等事，从头至尾与竹凤阿说了一遍。竹凤阿道：“人心之险，一至于此，可恶，可恶！只是雪公今日此举，略去富贵，下交贫贱，是真能具定见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佳人难得似功名，吾兄慎勿错过。”柳友梅笑道：“据如今看来，佳人反易似功名了。”竹凤阿道：“兄今日不要把功名看难，佳人就看易了，古今绝色佳人，不必皆自功名上得的，而掀天的功名富贵反自有佳人上来的。此范蠡所以访西施，相如所以挑文君也。兄已幸遇佳人，何患功名不遂。”说罢，便把雪太守付来的二幅鸳鸯笺递与柳友梅道：“这便是佳人的真迹，功名的左券了。”柳友梅接来，随把二幅诗笺俱展开一看，只见一幅上：

《寻梅》和韵

落落奇姿淡淡容，幽香未许次人逢。

心随明月来高士，名在深山识远翁。

引我情深遗梦里，思君魂断暗香中。

一林诗意知何限，可欲乘风寄冥鸿。

又一幅上是：

《问柳》和韵

临风遥望意悠然，似与东皇合旧缘。
照酒能留学士醉，侵衣欲动美人怜。
看来月里神余媚，移到花间影自鲜。
珍重芳姿漫轻折，春深有意与君传。

柳友梅看毕，却原来就是和成的《寻梅》、《问柳》二诗，便赞道：“诗才俊逸，真不减谢家吟雪侣，果然名不虚传。”竹凤阿道：“只等尊慈之命，便好回复雪公。”正说间，忽见抱琴走进来道：“学院科考在即，府里录科的案上，相公已是第一。”竹凤阿道：“恭喜，恭喜！”柳友梅道：“小考何喜？”竹凤阿道：“虽然小喜，然今日佳人才遇，便已功名有基，岂不可喜！”二人说罢，柳友梅就进去与母亲说知，杨氏自然允从，就把二诗珍藏好了。当晚就留竹凤阿住下。

次早，柳友梅自己要赴考，竹凤阿要去回复雪太守，两人吃过早膳，正好同行，便一径渡过钱塘江，来到杭州城。才到钱塘门，只见一只大船歇在码头，满船挂孝。只见雪太守的执事也在船旁。不一时，雪太守素冠素服，在舟中奠别，哭声甚哀。竹凤阿、柳友梅看见，不胜惊讶道：“却是为何？”忙问众人，众人道：“是福建梅老爷的灵柩，今日小姐扶回京，太爷在船奠别。”竹凤阿道：“原来梅公已死，这等弟辈在雪公面上，也该走遭。”柳友梅听说，惊呆了半晌，道：“正是也该走遭。”随叫抱琴去备了些吊奠的礼物，写了两张名帖，一同到官船边来致吊。二人拜过，雪太守就邀二人到自己船中来坐下。便对竹凤阿道：“前将舍甥小女的事相托贤侄，不想梅舍亲遽尔去世，电光石火，能不痛惜？”竹凤阿道：“前领老年伯盛意，已一致达柳伯母，伯母已自俯从，只待秋闱榜发，便好谐姻。不料梅公竟尔仙游，令甥女转还有待了。”雪太守道：“老夫言出信从，虽然有待，舍甥女终身便百年永托矣！”柳

友梅道：“小婿承岳父洪恩提挈，五内铭感，今闻梅岳父仙游，心胆俱裂，始终安敢二心。”雪太守道：“我也知贤婿钟情，非负心人可比。”说罢，柳友梅因考事迫促，只得起身告辞道：“本该相送，因考期在迩，不敢停留，万望鉴原。”雪太守道：“莫拘细礼，这是贤婿前程大事。”柳友梅只得告辞，竹凤阿也别去不题。

且说刘有美自录科这一夜回家，仍恐雪太守查验，好几日不敢出头。雪太守见张、刘二人如此行径，一定是个小人，为此倒不提起。到发案日，亦以无名字愧之。

这一日发了案，家人来报知刘有美道：“相公，府里录科案发。”刘有美忙问道：“可有我的名字？”家人道：“想是不见有。”刘有美皱着眉，道：“那雪公忒也好笑，诗辞是游戏事，我文字是的真的，为何便遗落我。”又问道：“第一是谁？”家人道：“就是柳友梅。”刘有美道：“是我？”家人道：“不是，是柳友梅相公。”刘有美道：“原来是他，我说一定是小柳了。咦，雪老、雪老！常言道：冷一把，热一把，你看中意了小柳，为何就遗落我起来，难道我文字也是假的？”背着手，垂着头，踱了几踱，只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有了，有了！前日小柳送诗的时节，有两个姓张姓李的同行，我也认得他，想也是钱塘学里，想那日也往送诗，一定也为着雪小姐的事。何不寻他商议一商议，计较一计较。”思算已定，便吩咐家人道：“我为考事不遂，要进京纳监，你为我收拾些行李停当，今日就要起身。”说罢，便到赵文华处讨了一封书荐到严府里去，便回家取了行李。刘有美已断弦过了，又无内顾之忧，一径到杭州来等那张、李二人。

原来张良卿也为抄诗一事仍恐发觉，倒躲在李君文家里，叫李君文在外边打听风声。这一日，刘有美去寻，恰好半路就

撞见李君文，便上前深深地作一揖道：“李兄哪里去？”李君文抬头，认得是刘有美，便问道：“刘兄哪里去？”刘有美便道：“有事相商，特来拜访。但这里不是说话的所在，必竟要到尊府去。”又问道：“前日的张兄在家么？”李君文道：“张敝友这两日倒也在舍下养病。”李君文就同刘有美一径到家来。吩咐小的们去请张相公出来，刘相公在此。小的们进去说了。张良卿听得，误认是柳友梅，不敢出头。小的连催几次，躲在内书房，声也不应了。李君文见不出来，只得自进来道：“老张，不是那小柳，是刘有美，出来何妨？”张良卿道：“我只道是小柳，不敢出来。”李君文道：“若是他，我已先与你回了。”张良卿便同李君文出来相见过。刘有美道：“雪小姐的事已变卦了，二兄可晓得么？”张良卿道：“小弟有些贱恙，连日杜门，未知其详，托李兄打听，不道幸遇吾兄。”刘有美道：“雪太守招小柳为婿，前日录科案上取了，他是第一，这便无私而有私了。”李君文道：“我兄一定想必是超等了。”刘有美道：“哪里还轮到小弟，小弟已在孙山之外了。”张良卿道：“吾兄大才，为何也被遗落？这便不要怪也不取小弟了。”刘有美道：“原来兄也见屈，可恶，可恶！”李君文道：“屈已屈了，如今却有什计较？”刘有美道：“依小弟算计，须弄他一个大家不得，方出我气。”张良卿道：“如何弄个大家不得？”刘有美道：“近闻朝廷有采办宫女之说，小弟现拜在严太师门下，到京中可把梅、雪二小姐的天姿国色吹在他耳朵里，梅、雪二老儿素与严太师作对，今梅老已死，雪老孤立无援，待他动一疏，再把雪老拿进京师，然后降一旨意，把梅、雪二小姐点进宫来，这便大家不得了。”李君文拍手道：“好计，好计！若如此，任凭那柳生妙句高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只是到严府中去，须要备些礼物。别件看不上眼，必是些金珠

玉玩才动得他。”张良卿道：“既要出气，也说不得了。”刘有美道：“若是礼盛些，还可与严太师处讨个前程，出来还做得官哩。”张良卿道：“既如此，我有明珠一颗，现具黄金十两拿去打杯，再拿些银子，就央老李与我去觅些玉玩骨董，明日就同刘兄起身进京。总是如今科甲甚难，谋个异路前程也罢。”便留刘有美在家里住下，把些银子就央李君文去买玉玩。自己又收拾些铺陈行李停当，雇了船，次早就同刘有美起身进京不题。

正是：

尽道人谋胜，谁知天意坚。

天心如有定，谋尽总徒然。

因这一去有分见：塞北他年走孤飞之才子，江南异日增落魄之佳人。未知日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古寺还金逢妙丽

诗曰：

由来方寸可耕耘，拒色还金忆古人。

仗义自能轻施与，钟情原不在身亲。

百年永遂风流美，一夜相逢性命真。

不是才多兼德至，花枝已泄几分春。

却说柳友梅自遇了梅、雪二小姐的姻缘，心上巴不能个早登了云梯月殿，成就了风友鸾交。哪晓得半中间梅公一变，如玉小姐扶柩回金陵。翌日与雪太守话别后，别了竹凤阿，自己同抱琴一径到学院前，寻个下处歇了。心上好生忧闷，暗想道：“我只道佳人已遇，只要功名到手，遂了吾母之志，应验了‘金榜题名’，然后‘洞房花烛’的两语，谁料半中间忽起了这段风波。如今功名未卜何如，玉人又东西飘泊，不知寻梅问柳的姻缘又在何日相逢矣。”心下这般想，便没心绪起来，倒把为功名的心灰冷了一半。没奈何；只得叫抱琴跟了出外闲步。

行了三四里，忽到一座古寺，进得寺门，门前一尊伽蓝就是大汉关帝像。柳友梅拜了两拜，想到前在栖云庵曾把姻缘问过神圣，许我重结鸳鸯的签诀，今果有验，但日下姻缘尚在未定之天，何不再问一问。想了一想，仍旧祷告了，就将签筒摇了几摇，不一时，求上一签，只见依旧是栖云庵的签诀。柳友梅看毕想道：“若如此签，便不患玉人飘泊矣。”拜谢过，便走进寺中，但见古树茏葱，禅房寂静，鸟鸣隔叶，花落空苔，并无一人。遂步到正殿上来，只见佛座侧边失落一个白布搭包，抱琴走上拾起，一看内中沉沉有物，抱琴连忙拿与柳友梅，打

开一看，却是四大封银子，约有百余金。柳友梅看毕，便照旧包好，叫抱琴束在腰间，心下想一想，对抱琴道：“此银必是过往人偶然遗亡或匆忙失落的，论起理，我该在此候他来寻，交付与他，方是丈夫行事。只是我考期在即，哪里有功夫在此守候，却如何区处？莫若交与寺僧，待他还罢。”抱琴道：“相公差了，如今世上哪有好人！我们去了，偏寺僧不还，哪里对去？却不辜负了相公一段好意。既要行此阴鹭事，还是等他一等为妙。”柳友梅道：“你也说得是。”只得没法，两人在寺中盘桓了一回，又往寺外来，探望了半日，只见日色已西，并无人来。柳友梅见天已渐暮，心上好生不耐烦。

直到抵暮，只见一个老妇踉跄而来，情甚急遽，忙进寺门到正殿上去。柳友梅就随后进来看她，但见在佛殿上、佛座前四下一望，便顿足道：“如此怎了，如此怎了！佛天，佛天！料我性命也活个成了。”不免呜呜咽咽哭将起来。柳友梅见老妇如此，忙上前问道：“老妈妈，你为着什来，如此情急？”老妇道：“相公听禀，老身因拙夫为盗相扳，现今系狱，冤审赃银一百二十两，要纳银赎罪。昨日没奈何，只得把一小女卖与一位客人为妾，得过价银一百两，那客人也怜我夫主无辜受祸，分外身价之外助银二十两，尚少三十。今早才去领银回家，不道路上遇了公差，老身被他逼慌，只得隐避过了，到此寺中，把银放在佛座下。避过公差，老身忙出寺门，竟忘取了银子，到家想着，急急寻来，已自下见，一定已落他人，眼见我一家性命都活不成了。”老妇一边说，一边下泪，说罢又大哭起来。

柳友梅道：“原来如此，你不须啼哭，幸喜银子我拾得在此，我已等你一日了。只问你银子是几封？何物或贮的？”老妇道：“银子是四封，外面是白布搭包。”柳友梅道：“不差。”就叫抱琴在腰间解出交与老妇道：“如今收好了。”妇人见

有了原银，喜出望外，便拜倒地下道：“难得相公这样好人，只是叫老身何以补报！求相公到舍下去，叫我小儿小女一家拜谢相公。”柳友梅道：“天色已暮，我就要归寓了。”老妇道：“相公尊寓却在何所？”柳友梅道：“在学院前。”老妇道：“老身家里也就在学院东首一带槐柳底下，相公正好到寒舍作寓，待老身补报万一。”柳友梅因天色已夜，就一径归去。老妇就随后追来，抱琴也跟着。

不一时，已到院东一带槐柳树下，就是老妇的门首了。老妇死也要留柳友梅进去，柳友梅望见自己寓所已近在西首，只得进去一遭。老妇迎进去了，柳友梅坐在中间一个小小草堂里面，但听得内边呜呜咽咽，像个女子哭声，甚是凄楚悲凉，正是：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情悲欲绝处，定然薄命之红颜；肠断几回时，疑是孤舟之嫠妇。余音听到凄其处，事不关心也觉愁。

柳友梅听到伤心，不觉自己也堕下泪来，转沉吟不动身了。

抱琴走进道：“夜已黄昏，相公好回寓了。”柳友梅才要起身，只见老妇已点出灯来，随后便领出十余岁的孩子，年方二八的一个女儿。就叫女儿：“你且拭干了泪眼，拜了大恩人！”柳友梅连忙走开，那孩子与女子是扑地四拜。柳友梅一眼看看那女子，只见那女子生得如花似玉，美艳异常。但觉：

纤腰袅娜，皎如玉树风前；粉面光华，宛似素梨月下。

泪痕余湿处，乍疑微雨润花容；眉黛锁愁时，还拟淡烟凝柳叶。捧心西子浑如许，远嫁昭君近也非。

柳友梅看了，不觉魂消了半晌。便问道：“妈妈，方才的令爱就是日间所言的么？”老妇人含着泪道：“正是，只因她心上不愿嫁那客人，为此在里面啼哭。”柳友梅道：“果然可

惜了你女儿。”老妇道：“也是出于无奈，老夫妇只生得一子一女，实是舍不得的。”柳友梅道：“这个自然，只是今晚我要回寓，明日你可到我寓中，我有话与你说。”说罢，柳友梅就要回去，老妇苦留不住，只得放柳友梅回寓了。

柳友梅独在寓中，心下想道：“我只道美貌佳人天下必少，不料今日还金之后，又遇着如此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只可惜红颜薄命，就要遗落外乡，我何计以救之？约算囊资，尚有百金，只不能足三五之数。”想了一想道：“有了，不免写一字到竹凤阿处，暂借应用。救人患难，也说不得了。”次早便写书叫抱琴到竹凤阿家里去了。自己把囊资约算，足有百金，便准等老妇来。

老妇因感柳友梅的恩德，次早也就来拜谢。柳友梅道：“此何必谢。只是你女儿既已与人，若还原银，可还赎得么？”老妇道：“那客人也怜我夫妇无辜受累，这百金明是多出的，我女儿能值许多？若还原银自然肯的。只是还银夫便死，留银女又亡，也是没奈何耳。”言至此，那老妇又扑簌簌落下泪来。柳友梅道：“你不必悲伤，我已停当一百两银在此，你可将原银送还那客人，倘后日少银，通在我身上是了。”老妇道：“难得相公这样好心，真是重生父母，只是叫老身怎生受得！”柳友梅道：“银钱事小，救命事大，人在颠沛患难中，我若不救，谁可救来？”老妇道：“只是何以图报相公？”柳友梅道：“既要救人，安敢望报。”老妇没奈何，只得拿了柳友梅的银子，辞谢了别去，就将原银送还了客人。将柳友梅的银子先纳完官，然后来到狱中，见了丈夫李半仙，将柳友梅还银赎身的事细细与丈夫说了一遍。李半仙道：“世上有这样好人，是我再生父母了。只是受人大恩，何以报答？可就把我女送他，只不知可曾娶室？若是娶过，便做个侍妾也罢。他行了这般阴德，

还有极大的造化在后面哩！”李老妇道：“我心上也是如此。”那狱中人听见说了，也道：“不要说你一个女儿，这样人，便是十个女儿也该送他。”李老妇遂别了丈夫归来，家里就治些酒肴，傍晚就来请柳友梅道：“受相公这样大恩，真起死肉骨，今晚聊备一杯水酒，以尽穷人之心。”柳友梅道：“缓急时有，患难相扶，何必劳妈妈费心，况我场事在即，料没功夫领情。”老妇道：“请相公吃酒，相公自不屑，但有事相求，必要相公到寒舍走遭。”柳友梅道：“若是少银子，明日就有，我已着人回去取来。”老妇道：“不是银子，另有事回家。”柳友梅道：“有事就此说明，何必更往。”老妇道：“一定要相公去。”柳友梅被逼不过，只得去走遭。

随闭上寓房，一径同到李老妇家来。

老妇领着柳友梅直到内房中，只见几案上齐齐整整已排列许多酒。房屋虽小，却也精洁幽雅，尽可娱目。中间挂一幅名画，焚一炉好香，侧里设一张竹榻，挂一条梅花纸帐。庭子内栽着些野草闲花。柳友梅坐下暗想道：“好一个洁净所在，倒可读书。”不多时，李老妇拿出一壶酒道：“柳相公请上坐，待老身把酒奉敬，以谢大恩。”柳友梅道：“这不敢当，我还不曾问得妈妈，你夫主姓什名谁？近托何业？如何为人扳害？”李老妇道：“拙夫姓李，号半仙，风鉴为业。只因在人丛里相出一大盗，为他扳害，以致身家连累，性命不保。”柳友梅道：“原来如此，真是无辜受罪了。”李老妇道：“老身倒不曾请问相公尊居何处，尊姓尊号，曾娶过夫人否？”柳友梅道：“小生姓柳，字友梅，家世山阴，已定过杭州雪太爷的小姐。”李老妇道：“我说相公一定是个贵人，老身受柳相公大恩，苦无以报。就是昨日相公看见过的小女，名唤春花，长成一十六岁了，情愿与柳相公纳为婢妾，永执巾帨，以尽犬马之报。”

柳友梅道：“言重，言重！小生断无此心。”李老妇道：“柳相公虽无此心，老身实有此意。相公的大德，我已与拙夫说知，实出自拙夫的意思。”说罢，便唤女儿出来。

原来这李春花生得姿容妖艳，美丽异常，又且性格温柔，颇娴诗句，兼善麻衣相法。那日见了柳友梅，便晓得他是个贵人，好生顾盼留意，只恨身已属人。谁知柳友梅又有意救她。为此这晚也情愿出来执壶把盏，如执婢女之礼。柳友梅看见，便惊讶道：“岂有此理！我去了。”即忙起身就要出来。哪晓得门已闭上，母女二人苦劝留住。柳友梅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坐了，心下暗想道：“这分明要活活捉弄我了。我今晚还是做个鲁男子，还是做个柳下惠？学柳下惠不可，还是学鲁男子罢。”思量了又要起身。春花女又扯住了不放。又转念道：“料今夜学鲁男子也是我，学柳下惠也是我，只要定了主意。”心下这般想，只见春花女斟着一杯酒，伸出笋尖样雪白一般的玉手，双手捧来，递与柳友梅。柳友梅至此但见灯光之下有女如花，也不觉心醉魂消，不好意思，只得接着酒饮了。春花女又执壶斟起一杯，柳友梅心下想道：“酒乃色之媒，酒能乱性，不可吃了。”便推辞道：“小生量浅，吃不得了。”春花女又百般地劝诱，柳友梅只是不饮。老妇见柳友梅坚拒不饮，只得说道：“柳相公不用酒，想要睡了，就请内房去睡罢。”柳友梅道：“睡倒不消，只求一壶茶，坐一坐，天明就要去。”老妇又去泡一壶好茶，烧一炉好香，叫女儿陪了柳友梅，自己同儿子去睡了。柳友梅坐便坐下，怎当她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坐在面前，那心猿意马，哪里捉缚得定，只得寻一本书来观看。就在书桌上抽出一本来，恰好乃是一本感应篇，展开一看，看到后面，只见载的陆公容拒色故事，有诗一首云：

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

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

柳友梅看了叹道：“好个‘十年前已薄相如’，古人此语若先为我柳素心今夜说了。想起来这事，我柳素心断不可行。”春花女道：“贱妾闻鲁南子拒门不纳是不可行也，柳下惠坐怀不乱是或可行也。柳相公何必太执？”柳友梅道：“岂不闻以鲁男子之不可，方可学柳下惠之可。我柳素心是学鲁男子不是学柳下惠的，这事断乎不可行！”春花女见话不投机，只得又捧了一盏茶自吃了半盏，剩却半盏又亲手的奉与柳友梅。柳友梅见春花女娇羞满眼，红晕生颊，至此又舌吐丁香，唇分绛玉，双手奉过茶来，愈觉欲火难禁，色情莫遏。忽又转一念道：“我柳素心若行此事，便前功尽弃矣。”接了茶，便顺手地泼在地下。但见月色当窗，花影如画，推开一看，如同白昼。春花女道：“‘月色皎矣，佼人僚矣’。正妾与相公今夕之谓也。”柳友梅道：“岂不知‘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春花女听了，蹙着眉，半晌无语，不免垂下泪来道：“如此说来，柳相公必弃捐贱妾矣。妾虽自献，实以相公才德容貌不是常人，愿以终身永托，故中情孔切至于如此。此文君所以越礼于相如，红拂所以私奔于李靖也。今柳相公如此，使妾何处容身？早知今日反成累，悔不当初莫用心。”柳友梅听到此处，转不觉情动于中，对着李春花道：“小娘子不是这般说，这事于我辈读书人前程最有关碍，小娘子既系慧心之女，小生也非薄情之士。终身之计，俟令尊出狱，明行婚娶就是了。”春花女道：“只恐柳相公既已好迷淑女，焉肯下顾小星。今日倘尔不纳，异日安肯相容。”柳友梅道：“小娘子不要错认小生，小生曾于西湖上题诗，遂成姻眷；啸雪亭咏句，实结良缘。”便将梅、雪二小姐的亲事一一说了，道：“小生原系钟情，非负心人可比。”春花女道：“原来如此，谚云：‘娶则妻，

奔则妾。’自媒近奔，妾愿以小星而待君了。但恐他日梅、雪二夫人未必肯相容耳。”柳友梅道：“小生非系钟情，可无求于淑女，既求淑女，安有淑女而生妒心者？倘后日书生侥幸，若背前盟，有如此月。”春花女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虽仓促一言，天地鬼神实与闻之，纵使海枯石烂，此言亦不朽矣！只是贱妾尚有一言相赠。”柳友梅道：“小娘子金玉，敢求见教。”春花女道：“千秋才美，固不须于功名富贵，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今柳相公既具拾芥文才、如山德行，今年又适当鹿鸣时候，若一举成名，便百般如愿矣。贱妾深有望于相公。”柳友梅道：“小娘子至情之言，当铭五内，倘得十进，后会有期。”二人说罢，只听得鸡声三唱，天色已明。柳友梅就起身出门，春花女直送至门首，临行又嘱咐道：“柳相公前程得遂，莫负此盟。”一边说，一边落下几点泪来。柳友梅至此转忍不住，也眷恋了一回，没奈何，只得分手别去。正是：

意合情方切，情深别自难。

丈夫当此际，未免意情牵。

未知柳友梅别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诗曰：

富贵由来自在天，达人识破始悠然。

好花于树终须落，明月一年得几圆。

有酒莫教杯放去，进山且与目留连。

沧桑变幻知何尽，行乐春秋便是仙。

且说柳友梅自别了春花女回到寓所，不觉神情恍惚，如在梦里，暗想道：“夜来若主意一差，岂不前功尽弃？幸喜还把握得定，只是我看此女姿容如名花系念，情思如飞鸟依人，使我心醉魂消，于梅、雪姻缘外又添出一段相思之苦。”不一时，只见抱琴随着竹凤阿一同来到寓所。竹凤阿道：“昨见华翰宠顾，不知吾兄要银何用。及问尊使，方知吾兄成此盛德之事。小弟亦乐观其成，为此亲自送来。”说罢，便叫抱琴取出银子。竹凤阿道：“银子倒是一百在此，恐吾兄资李缺乏，因此多带几两，以足吾兄之用。”柳友梅道：“吾兄慷慨如此，真不减鲍叔之高情矣。”柳友梅就将五十两叫抱琴送到李妈妈家去。

却说春花女别了柳友梅，进去对着母亲道：“世间有这样好人，昨夜我几番劝诱他，他并无邪念，好一个正人君子。及至孩儿把终身相托，他又许我明行婚娶，若负前盟，有如此月。深情厚德真令人寤寐难忘。”李老妇道：“柳相公行如此阴德，又如此多情，他日前程万里，正未可料，我儿即做他一个婢妾也有荣耀。”正说间，只见抱琴已将五十两头送来，李老妇连忙接住道：“世上难得你相公这样好人，老身举家感戴。”抱琴道：“我家相公生平极肯济人患难，凡遇人有事，就像自身

上的一般。”抱琴交付了银子去了。

李老妇就把银子去纳足了官，上下使用又去了数金，真个钱可通神，就放了李半仙出来。这一番父子团圆，夫妻完聚，哪一个不感柳友梅的恩德。次日，李半仙也亲到柳友梅寓所拜谢不题。正是：

济人须济急，救人须救彻。

不有拿云手，网罗谁解结。

且说柳友梅自救了春花女一家，冥冥之中，又添了许多阴德。囊资短少，又喜有竹凤阿乃是一个好施的朋友，与他一力周旋。虽姻缘成就不在他的心上，却记春花女之言，与母亲慈训暗合，遂安心读书，以图进取。却好提学考过，发案日学院李念台面行发落，把柳友梅的文字大加称赏，高高的又取了一个第一。只因科考一日不见了刘有美、张良卿，及发案日又不见二人，柳友梅甚不放心，细细打听，方知己同进京纳监去了。

时光易过，倏忽之间早又秋试之期。柳友梅随众应试，就约了杨连城、竹凤阿等一同赴试。到了八月十五日，三场完毕，柳友梅出来，对着杨连城、竹凤阿道：“今试事已毕，揭晓还有几日，功名自有天命。当此秋光皎洁，月华叫媚之时，两湖之景比春日正妍，真可乐也。”竹凤阿道：“文战已毕，正宜登山临水，以洗涤尘襟。”杨连城道：“好舒秋兴，以续春游。”三人各各有兴。柳友梅便叫抱琴发了行李，鼓棹往西湖游玩。

这一番再来，西湖景致比那二月间更自不同。但觉江流有声，断桥垂露，山高月小，波清烟素。是日八月既中秋，月光正圆。放舟至湖，天影将暮，三人到了，心旷神怡，把酒临风，豪兴自别。但见：

银湖明月，空澄万丈水光寒；

木丞棹笙歌，宛转数声山树碧。
长烟横素练，迷离绕堤畔残杨；
秋气敛晴空，皎洁拟断桥积雪。
金风动，玉露浮，疑是广寒宫阙通；
碧梧深，素波静，恍如皓魄女仙来。

正是春来花柳还如昨，秋湖山水便不同。

柳友梅看了，想起当日湖上题诗的事，便对杨、竹二生道：“湖上题诗，舟中窥美，曾几何时；湖上顿易，风景云殊，如同隔世。不知玉人飘泊今又在何处也？”竹凤阿道：“人有悲欢，月常圆缺，世事奇奇怪怪，安能无变易之理。且从来好事多磨，良缘虽遂，然佳人才子实天作之合，又非人可预度。”柳友梅道：“但恐世态似秋云，人情如活水。我想老刘与常辈何等相知，隔日尚尔同舟，明朝就如敌国，人心难测一险至此。安知今日他不另起风波。”竹凤阿道：“只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何益处！”三人把酒对月，又赏玩了一回。

不觉夜色将阑，籁声渐寂，湖上游船略略稀少。柳友梅又同着杨连城、竹凤阿复携酒到苏公堤桥上，把红毡铺下，三人席地而坐，饮酒望月。但见万里无云，月光如洗，不一时，彩霞斗艳，华色争妍。原来月是太阴之精，到得秋气皎洁时际，白帝司令，金风一动，便华采异于常时。是夜更阑人静，云霞凑集，那月里的精神发见出来，便结成一团华采，千层秀丽，分外光明。柳友梅与杨连城、竹凤阿望见，疑是月里嫦娥裁下的绫罗锦绣，又似那广寒仙子舞罢的霓裳羽衣，正是：

未曾身到蟾宫里，如在瑶台琼屋中。

柳友梅看见欢喜不尽，便对杨竹二生道：“昔贤苏东坡中秋望月，曾有二词：一首是《念奴娇》，一首是《水调歌头》。词中意思若先获我心者，试歌一遍，与二兄饮酒何如？”杨连

城道：“得兄豪兴如此，真不辜负好月。”竹凤阿道：“柳兄意思莫不是要借东坡词句，一吐胸中浩气么？”说罢，柳友梅便把东坡二词歌道：

念奴娇

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侵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翩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吹断一声横笛。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柳友梅把二词对月浩歌，音喉清亮，响彻云际。每歌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欲泪。歌罢，杨、竹二生齐拍手道：“好歌，好歌！”竹凤阿道：“昔从东坡镜心吟出，今从柳兄绣口歌来，深情远韵，听者魂销。”杨连城道：“若使坡仙听得，千载下又添一知己。”三人说说笑笑，不觉露气满空，暗侵衣袂，真吃到大家酩酊，但见东方欲白，方才归舟。正是：

月为留人人意醉，人因恋月月华妍。

年年月下人同玩，岁岁人间月几圆。

却说柳友梅与杨、竹二生西湖玩月之后，又游玩了数日，

方同回家。到了揭晓之日，柳友梅高高地中了浙省第一名解元，报到家中，杨氏夫人不胜欢喜，及闻内侄杨连城也中了第五名的经魁，益发喜出望外。只有竹凤阿不曾中得，柳友梅深为扼腕。

竹凤阿心上因不喜文，倒也不在心上，过几日又去应武举了。

雪太守闻知柳友梅中了解元，也不胜欢喜。自谓择婿有限，随差人到金陵梅小姐处报喜。顺便就接雪公子并梅小姐一同回杭州。李半仙听说新解元就是柳友梅，忙回去与女儿说知。春花女亦满心欢乐不题。

且说梅如玉小姐自扶柩回金陵去后，就安葬了梅公，心下便要回杭州，又因思慕父亲，不忍遂别，为此蹉跎过夏，直到中秋。又因雪公于纳了南雍，秋闱也不免就进去观场。为此耽搁过了八月望后，哪晓得天下事竟有出自意外的。雪公子年纪不止一十六岁，文字倒也清通，竟已三场完毕，及到揭晓，却也中了第二十七名的文魁，报到梅小姐家来，梅小姐也不胜之喜。恰好雪太守是日要差人往南京报喜，那南京捷报雪公子的人早已到了。

雪太守看见了报人，不觉惊喜交集，说道：“我家公子小小年纪，虽然纳个南雍，今年也只好观场。哪有侥幸就中之理。”报录的道：“这个难道好哄得老爷的！”雪太守喜出望外，随即打发了报录的。却好雪公子与梅小姐也到了。这一日大排筵宴，随排了三桌酒在后衙啸雪亭上。雪太守与夫人坐了一桌，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也合了一桌，公子雪莲馨因是日是个新贵。雪太守因命他倒坐了一个独桌。这一日夫妻父子之乐，甥舅姊妹之欢，好不快活热闹。梅如玉小姐虽然心上忆念梅公，然是日闻知丈夫柳友梅已中解元，心上也自欢喜，一同饮宴，真是

合家欢乐。

正在饮酒间，忽门上报道：“禀老爷，外面天使到。”太守忙排香案出来迎接。只见四个校尉，捧过圣旨，开读道：

朕闻成宪者，祖宗之遗制，功今者，国家之大经。凡尔臣工，罔敢或逾。今尔雪霁伪立私党，倡作诗词，背弃程法，靡乱风俗，废本朝之盛典。习晋唐之陋规，祖宗成宪何存？国家功令安在？束力下锦衣卫，拿问奏复。

读罢，四校尉就把雪太守去了冠，带上了刑具。这一日就要动身。雪公子听得，年幼不谙什事，直惊呆了。出堂来，见父亲拿下，身系縲绲，不觉就哭起来。四校尉道：“你儿子是个举人了，快叫他弄些盘费与我，今日就要动身的。”雪太守忙对雪公子道：“我儿你不用啼哭，圣明在上，我又无大故，此去料没什么事，只为这诗题一事起的祸根，我去后可速速与你柳姐夫商议。你虽年少，幸喜已得成名，但学问未足，来春就要会试，你须专意读书，以图上进。柳姐夫是才高学博的，你当以师资相与，方有益处。我去家眷即发回苏，你就可同柳姐夫上京。我去自有主张，不必以我为念。”雪公子道：“只是爹爹此去前途保重，凡事相机。”雪太守道：“这事我自有处，不须你吩咐。”那校尉见无银使用，便立催起身。原来雪太守虽做个黄堂，却因平日清廉，竟无银子。又因雪莲馨一中，费用去了。为此这一日，雪公子勉强在内边凑得一百两银子，送与校尉，权为路费。校尉嫌少不要，只得又在库吏处凑了五十两添打发了校尉，校尉尚不足意，便星夜促他起身。雪夫人与二小姐在内衙闻知，惊得无计可施，不知祸从何起。雪公子尚舍不得父亲，遂去苦苦恳留，那校尉哪里肯放松，只是立逼起身。父子二人无可奈何，只得分手，洒泪而别。正是：

欢处忽悲来，喜后兼愁集。

世事梦中身，人情云里月。
未知雪太守去后凶吉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连及第驰名翰院

诗曰：

人生何境是神仙，服药求医总不然。

寒士得官如得道，贫儒登第似登天。

玉堂金马真蓬岛，御酒宫花实妙丹。

漫道山中多甲子，贵来一日胜千年。

却说雪太守去后，公子雪莲馨遂进后衙来，雪夫人接住，含着泪眼问道：“你爹爹临去可有什吩咐你？这番事因什起的？”雪公子道：“爹爹说这事总为诗题一事起的。”如玉小姐听见，不免也掉下泪来道：“如此说来倒是我们做孩儿的带累爹爹了。”雪公子道：“这也不独为此，总是如今权臣当道，小人得志，君子道消，故有此事，不过借此为由耳。”雪夫人道：“你爹爹去后，还是在此，还是回苏？”雪公子道：“爹爹吩咐，家眷即发回苏，我就去同柳姐夫商议入京。”雪夫人道：“既如此，我这里可就打点回苏。你可就到山阴柳姐夫家商议进京，一来看你爹爹，二来就好会试。只是你到柳姐夫处，他是有才学的，必有识见，须与他商议一个万全之策，保得你爹爹无事才好。”雪公子道：“孩儿自然与他细细商议，母亲且请宽怀。”雪夫人道：“长安险地，就是你到京中，凡事也要留心谨慎。”雪公子道：“这个自然，只是母亲与二姐姐在家，且莫忧愁，孩儿到京，便有消息。”雪夫人道：“正是须早寄个信来。”雪公子忙收拾行装，别了雪夫人、二小姐，叫一能事家人跟了，一径到山阴来寻柳友梅。

却说柳友梅自中了解元，家里送旗匾，设筵宴，亲朋庆贺，

好不热闹。只待诸事略定，就要到雪太守处，行过梅雪二小姐的聘，定那寻梅问柳的姻缘；并去再访春花，践却前盟，以完终身大事，方快心畅意。忽报雪莲馨也中了心下益发欢喜。及过数日，忽闻雪公被拿，心上好生惊讶，暗想道：“这祸从何而来？我想雪公平日清廉，又无大故，如何被拿？总是找良缘不偶，好事多磨，故多这些翻云覆雨的事。功名虽稍遂，佳人犹未谐，叫我柳友梅如何放心得下。但此事必有缘由，不知从何处起。”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一定又是刘有美与张良卿这匪人在严府里边弄出来的了。他今进京已有半年多了，深恨雪公查诗并科举无名的事，为此又起这段风波耳。”才想念间，忽抱琴报道：“外面雪相公拜访。”家人呈上名帖，柳友梅忙出来迎接。相见过，柳友梅道：“啸雪亭一会，不觉已自半年，忽闻秋翮搏云，伫看春龙奋迹。”雪莲馨道：“吾兄月桂高攀，不日杏林独步。小弟驽马之驾，焉敢望其后尘？”柳友梅道：“只不知岳父盛德，为何罹此奇祸？今岳母家眷尚在杭城否？”雪莲馨道：“奉家严之命，已发回苏了。”柳友梅道：“正该如此，以避不测。但不知此事祸从何起，吾兄可晓得么？”雪莲馨道：“小弟年幼，未谙世务，只是家父临行曾说‘此事总为诗题一事起的’，小弟想诗辞不过小事，为何触怒圣明？”柳友梅道：“如此倒是小弟累及岳父了。”雪莲馨道：“这与吾兄何干？”柳友梅道：“吾兄未知其详。岳父春间曾有一诗题在外，小弟曾于西湖游玩，同一敝友刘有美题过；又于月下闻吟，同一张良卿咏过。后将二诗送到岳父府中，不料竟被二人窃取，写做自己的，反把小弟原诗沉没了。直到岳父录科面试，方知小弟原诗。次日，岳父遣使来邀小弟，又被一小人误认，因此亲查，方知二人作弊情由。小弟蒙岳父提挈兼附丝萝。二生被黜，自觉情虚，一同避进京去，一向不

知下落。近日有人传说，他二人现在严相公门下。这风波一定是他起的。”雪莲馨道：“原来有这一段情由，这风波从此而起，一定无疑。但目今事体却如何区处为妙？”柳友梅道：

“严相国炎炎之势，举朝惮他。夏贵溪尚且不免，杨椒山已被刑戮，力难与争。近日只好以利诱之。但岳父清廉，哪得许多使用，我有一敝友极相契谊，家道颇富饶，做人又慷慨，常有鲍叔、陶朱公之风，可将此事告托他，与他贷银周旋。我想吾友为人任侠，自慨然允从，就一力仗托他是了。”雪莲馨道：“只是何人，便得有此侠骨？”柳友梅道：“不是别个，便是竹凤阿兄。”雪莲馨道：“原来就是竹兄，他原来如此义侠，明日就同吾兄去拜托他。”柳友梅道：“还有一事，他令叔竹淇泉现为兵部尚书，又与岳父同年，一发托他在里面周旋。他在同年面上，自肯出力，这便可保无事矣。”雪莲馨道：“吾兄所见甚是，但不知凤阿兄今年曾中么？”柳友梅道：“文场见屈，弟深为扼腕，今又去应武举了，也在早晚一定有报。”雪莲馨道：“明早可同兄拜访。”当晚雪莲馨就在柳友梅家住下。

次日就同到竹凤阿家来，备说前事，就把雪莲馨的来意，柳友梅一一拜托了他。竹凤阿听了，不觉怒气冲冠，目眦发指，击节道：“天下有这样不平的事？原来张良卿、刘有美二小人又生这段风波来害年伯，真可恶也！‘看来世态金能语，说到人情剑欲鸣’，正今日之谓矣。老年伯的事通在小弟身上，二兄不必忧虑。”柳友梅道：“得如此足感大恩。”雪莲馨道：“仁兄高谊可薄云天，真是陶朱、鲍叔之义风，又具荆轲、聂政之侠气，几令小弟望拜下风。尚未知衔结何地？”竹凤阿道：“谊属通家，事关知己，况老年伯以无故受祸，事在不平，弟当拔刀相助，敢望报乎！”三人才说罢，只见门外一群人蜂拥

进堂，竹凤阿惊问何事？众人道：“新解元是哪一位？”竹凤阿疑是寻柳友梅的，道：“这不是？”众人道：“不是，是武解元竹相公。”柳友梅道：“这就是了。凤阿兄，恭喜，恭喜！”众人随拥着竹凤阿。竹凤阿随停当了报录人，就留柳友梅、雪莲馨到后书房坐下，商议进京。柳友梅道：“恭喜吾兄武闱高中，不日也要进京，小弟与莲馨兄便附驥相从何如？”竹凤阿道：“若得二兄同行甚好，并约了杨连城兄，一来就好打探老年伯消息，二来知己同行亦不寂寞。只是事不宜迟，即日就该起身。”柳友梅道：“正是宜速行了，明日出行最利，就是明日起身罢。”竹凤阿道：“今晚打点，明日就行。”柳友梅便归去，别了母亲，又去约了杨连城来，叫抱琴搬了行李铺陈，竹凤阿打点了银子，雪莲馨家眷已发回苏，又无耽搁，叫了船，三人便星夜起身，赶进京去。

却说雪太守被校尉拿进京中，便拘禁在狱。原是张、刘二人在严府弄的手脚，又无大故，因此到柳友梅、雪莲馨、竹凤阿来京，尚未审问。竹凤阿随即与叔父竹淇泉说了，在严府里说明挽回，上下使用，去了半万之数，方得事松。雪太守见父子翁婿，已在一处，倒已心宽。

柳友梅在京中捱过残冬，到了新年，转眼又是春闱。柳友梅与雪莲馨、杨连城等一同入场应试，真是文齐福齐，柳友梅已高中了第九名进士。雪莲馨也中了第八十名进士。杨连城也中了第九十名进士。及至殿试，柳友梅中了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钦赐翰林学士；雪莲馨是第二甲第十名，也选了馆职；杨连城是第三甲进士，选了苏州府理刑。竹凤阿去应试武闱，倒高中了第一名武状元。因这一年边报紧急，圣旨钦赐文武状元一体优礼，同到金阶面圣，钦赐御酒宫花，游街三日，并宴琼林，好不荣耀。正是：

十里红楼映远溪，状元归去杏莺啼。
人生莫羨荣华境，只要文章福运齐。
要知柳友梅去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为辞婚种祸边庭

诗曰：

姻缘富贵本由天，何事奸谋强欲连。

灵鹊原非鸿鸟伴，山鸡岂入凤群翩。

多才自古多情钟，忌士由来忌用贤。

谁料花皇自有主，一番风雨一番鲜。

且说柳友梅探花及第，琼林宴后便要谒见相公，也不免就要到严府里去。这一日去谒严相公，严相公留茶。因见柳友梅一表人才，美如冠玉，又是簇新一个探花钦赐翰林学士，严相公便有了心。相见后坐罢，便问道：“原来贤契如此青年。”柳友梅道：“不敢，门生今年二十有一。”严相公道：“前看序齿录上见贤契尚未授室，何也？”柳友梅道：“门生因先京兆早亡，幼孤无力，因此迟晚。”严相公道：“原来如此，如今再迟不得了。”

我尚记得令先尊在京时与老夫朝夕盘桓，情意最密，只不晓得有贤契这等美才，不日奏过圣上，老夫当执斧柯。”柳友梅道：“这个何敢劳老太师。”吃了三道茶，柳友梅就辞谢出来。

原来严相公有一内侄女，就是要托赵文华昔日在山阴县寻亲的，至今未配，那时已嗣在严相公身边。因见柳友梅少年及第，人物风流，便就注意于他，故此留茶询问。知他尚未娶亲，不胜欢喜，明日就托赵文华说亲。赵文华此时已骤升至通政司了。赵文华领了严府之命，安敢怠慢，随即来见柳友梅。二人叙了些寒温客套，赵文华便开口道：“严老太师有一内侄女，

今已嗣在太师身边，胜似己出，德貌兼全，妆奁丰厚。昨老太师见年兄青年甲第，闻知未娶，特托小弟作伐，意欲缔结朱陈之好，此乃老太师盛意，年兄大喜，使弟得执斧柯，不胜荣幸。”柳友梅道：“蒙老太师盛意，赵老先生美情，本不当辞，只是晚弟已曾定过雪景川之女，虽未行聘，然已约为婚姻，不好另就。”赵文华道：“雪景川之女尚未可必，如今严太师当朝一品，谁不钦仰，况他美意谆谆，眼前便是，如何辞得！”柳友梅道：“雪公之女，久已有约，况他为着小弟受了多少风波，背之不仁，不敢从命。严太师盛意，万望老先生为晚弟委曲善辞。”赵文华见话不入门，摇着头，皱着眉，冷笑道：“辞亦何难，只恐佛了老太师的意，不肯就是这样罢的，亲事不成便有许多不便。”柳友梅道：“若说做官，自有官评，这婚姻事却万难领教。”赵文华道：“只怕还该三思，不要拂了太师的意才好。”柳友梅道：“他事尚可通融，这婚姻乃人伦纪法所关，既已有求，岂容再就。

只求赵老先生在太师面前多方复之。”赵文华见柳友梅再三不允，别了柳友梅，回到严府，将柳友梅之言一一说了。严相公听说就是雪景川之女，便道：“雪景川之女素有才貌，去岁张、刘二生到我门下时、盛称他二女姿容绝世，才思无双，只是雪老执拗，不肯轻易嫁人。原来就与柳友梅约为婚姻。只是我如今一个相国的女与他作伐，也不算辱没了他，为何就回绝了我，可好无理！”赵文华忙打一恭道：“老太师请息怒，或者嫌卑职人微言轻，不足取信，另遣一媒去说，他或肯从，也未可知。”严相公道：“贤契尚不肯听，别人焉足取信。我晓得他依仗新探花的势，看不上老夫，我只叫他探花的帽可戴得成！”赵文华道：“老太师且不要着恼，前闻老太师门下中书刘有美与他颇有旧谊，老太师若遣他去说，必一说即从。”

严相公想一想道：“也罢，待老夫先）了了他。”就着堂后官去请刘中书来。

原来刘有美得借严府的力，也谋做了一个中书。这日闻知太师来请，忙到严府伺候。堂后官通报，刘有美进见，匍匐阶下，连忙打恭问道：“老太师呼唤，有何吩咐？”严相公道：“就是新科的柳探花，老夫有一内侄女意欲招他为婿。昨曾托赵通政为媒去说，他却以定过雪景川之女来推托。闻他与贤契有旧，特此相烦。”刘有美道：“难得老太师这样盛意，柳探花既得为师门桃李，今复乘相府鸾凰，又何幸至此！”严相公叹道：“贤契如此说，他偏看不上老夫，前日竟把老夫回绝。我也罢了，只我想来我一堂堂相府，要招一东坦也不可得，岂不遗笑于人？何以把握朝纲！为此，再烦贤契通达愚意。他若肯时，老夫自然俯从，他若不肯，也悉凭他。只是叫他不要错认了主意。”刘有美忙打一恭道：“待中书委曲去说，以利害说之，不怕他不从。”遂别了严公，寻到柳友梅寓，长班将名帖传进，柳友梅晓得是刘有美，心下想道：“一定此来又为严府作说客了。”忙出迎接，二人喜笑相迎。见礼毕，刘有美道：“两年契阔，小弟无日不思，今幸相逢，然咫尺有云涯之隔了，不胜庆幸。”柳友梅道：“闻兄一向在严府中，小弟入京便欲来访，但侯门似海，拜见无从。前日奉谒太师，又不好造次相询，惆怅至今。今幸遥临，曷胜快慰。”刘有美道：“吾兄致身青云，真个喜从天降，今又有一大喜，小弟一来奉拜，一来就奉贺。”柳友梅道：“有何喜事？”刘有美道：“严太师愿以令爱相扳，岂非大喜？”柳友梅道：“姻缘自是喜事，只是小弟已曾与雪景川、梅道宏二公处约为婚姻，是吾兄所深知的，理无再就。昨蒙令尊师赵老先生见谕，小弟已力辞过，何得又劳吾兄？”刘有美道：“梅、雪二处，终不比严太师这

样富贵。他官居宰辅，执掌朝纲，生杀予夺，一出其手，吾兄得为东但，难道不胜似梅、雪二处的姻缘么？况且是太师有意相求，像小弟辈求之亦不可得。”柳友梅道：“小弟生平于功名富贵实实看得淡，断不以穷达而移其志。至于婚姻有约，乃人伦纪纲所关，亦岂敢以始终而贰其心。况小弟于梅、雪二处的姻缘已不知受了多少风波，现今雪公尚为小弟受无故之祸，小弟何忍背之！”刘有美听说到此，不觉打着心事红了脸，只得又勉强说道：“吾兄坚执不从，也难相强，只恐触怒于严太师有所不便耳。”柳友梅道：“祸福自有天命，小弟断不以利害而易初心。”刘有美笑笑道：“兄翁真钟情人，小弟多言，倒是小弟得罪了。”说毕，二人遂相别去。

到次日，柳友梅就来回拜刘有美。刘有美又劝道：“兄翁于梅、雪二公的婚姻，虽然有约，然实未曾行聘，兄翁何执意如此？况今雪公之事尚未了局，梅公又已故世，如今严太师炎炎之势，举朝惮服。兄翁若舍严府而就梅、雪，是犹舍珠玉而取瓦砾。且拂其意，这倒于雪公身上一发不便，是雪公的事因婚姻而起，复因婚姻而转盛了。吾兄还宜三思！”柳友梅道：“小弟愚痴，出于至性，诗不云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止小弟与梅、雪二公之谓矣！严太师之命，万难从命，望为转辞。”刘有美百般地劝诱，柳友梅百般的苦辞。

刘有美只得回复了严相公，将往后的言语一一说了。严相公道：“这畜生好无礼，这且由他，我且有处。”正是：

林不得香蜂蝶恨，留春无计燕莺羞。

花枝失却东皇意，雨雨风风哪得休。

却说严介溪见不从亲事，怀恨在心。恰好遇着边报紧急，北人遣使来议河朔一事，奉旨要差人往北议和。严介溪想一想

道：“这畜生不受抬举，前日他说不以利害易心，专意在梅、雪二处的姻缘，我就叫他翁婿二人不怕利害的去走遭，只怕那时来求我姻亲也就迟了。”算计已定，次日便暗暗将二人名字奏上，旨意下来，将雪景川立功赎罪，加了兵部侍郎的职衔；将柳友梅加了翰林院学士的职衔，充作正副使奉命往北共议河朔兼讲和好，限五日内即行，回朝另行升赏。

旨意一下，早有人报到柳友梅寓所来。柳友梅闻知，心下呆了一呆，暗想道：“这一定严嵩陷我了。但我去也罢，如何又陷累我岳父？我翁婿二人一去后，把我梅、雪二处的姻缘不知又如何结局矣。”正踌躇间，忽报外面竹老爷、杨老爷要见，柳友梅忙出迎接。相见过，竹凤阿揖也不作完就说道：“有这等事！小弟方才见报，方晓得吾兄翁婿要出使北庭，这只是谁人陷害？”杨连城道：“小弟尚不知，顷间凤阿兄来，方知有此奇事，只不知又是哪里起的？”柳友梅道：“就是严府为小弟辞婚一事起的祸端。然目今圣旨既下，即系君命。做臣子的岂可推托？只是我岳父暮年，怎当此塞外驰驱之苦，内弟又甚年轻，无人可代，如何是好！”竹凤阿道：“不要说令岳年高难去，就是吾兄以白面书生奉使北鄙，良不容易。”杨连城道：“正是，吾兄文士，匹马驰驱，深入不毛，又况正当暑天将近，酷日炎蒸，胡沙卷尤，如何去得！”柳友梅道：“以身许国，死生祸福惟命是从。只是小弟上有老母，内无弟媳，将寻梅问柳的姻缘空抛撇在天涯，为可惜耳！”言念及此，转不觉儿女情深，英雄气短矣。

三人正说间，只见长班又进来禀道：“雪太老爷、小老爷来了。”柳友梅忙出迎进。雪公先与杨、竹二生见过，然后雪莲馨、柳友梅一一俱见过了。雪公忙问道：“这风波不知又是哪里起的，又是谁人陷我二人？”柳友梅道：“小婿才与杨、

竹二兄说来，此乃严府又因小婿辞婚起的。”雪公道：“却是为何？”柳友梅就将赵文华为媒，及刘有美说亲的事，一一说了一遍。雪公道：“原来如此。但今已奉皇命，就是朝廷的事了，捐躯赴国本臣子份内的事，亦复何辞。只是我儿虽已成名，尚属年幼，二女又远在故乡；就是贤婿也上有老母，内无兄弟，此番一去，吾与贤婿匹马胡沙，尚不知死生何地，未免回首凄然。”言至此，雪公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柳友梅与雪莲馨亦泫然泪下。竹凤阿、杨连城亦为之动容悲切。雪莲馨因含泪说道：“据孩儿想来，爹爹可以年老病辞，柳姐夫亦可以养亲告假，何不同上一疏，或者个中，犹可挽回。”雪公叹道：“国家有事，若做臣子的如此推托，则朝廷养士何用，生平所学何事！我想汉朝苏武出使，北廷拘留一十九年，旌毛尽落，鬓发尽白，方得归来；宋朝富弼与契丹讲和，往返数回，得家书不开，恐乱人意。这多是前贤所为。你为父的虽不才，也读了一生古人书，做了半世朝廷官，今日奉命北往，岂尽不如前贤，愿为临难退缩，贻笑当世乎？”柳友梅道：“此番一行，风尘劳苦，死生患难，固未可料，然做臣子的功名事业必不由此一显。此盘根错节之所以见利器也；吾人举动，乃关一生名节，贪生畏死断使不得。”竹凤阿道：“在莲馨兄身上，爱亲心切，故作此不得已之极思；在老年伯及吾兄身上，爱君之心更切，故有此论。君亲虽曰不同，忠孝本无二理耳。”杨连城道：“若到日后归来，功成名遂，君亲具庆，忠孝双全，又可成一段千秋佳话矣。”说罢，雪公随吩咐雪莲馨道：“我与你姐夫去后，你便可告假回乡间，杨兄已选苏州司李，或顺便就同杨年兄归去，善慰母亲，好生安慰二位姐姐，叫她们不必忧烦。我去倘能不辱君命，归来欢会有期。”柳友梅也就把家中事体托与杨连城得知，随吩咐抱琴道：“在老夫人面前，只说我在京

候选，切莫说出使边庭的事，恐怕惊坏了老夫人。”抱琴领命不题。

次日，雪公与柳友梅翁婿二人就辞了朝，领了书，带了两个能事家人，把铺陈行李发在城外馆驿中住下。此时京师衙门常规也有公钱的，也有私钱的，乱了几日。竹凤阿与杨连城也同设了一席钱行过了，雪公竟同柳友梅往北而去。

却说雪莲馨送了父亲去后，随即告假还乡省母。恰好杨连城选了苏州府理刑，领了凭要出京，雪莲馨即着抱琴约了，一同起身下去。竹风阿却授了御印总兵之职，也往沿边一路镇守去了。正是：

摧锋北陷穹庐去，避祸南迁故土来。

谁为朝廷驱正士，奸人之恶甚于豺。

毕竟柳友梅与雪公如何归来，与梅、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且听后来分解。

第十五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诗曰：

天涯海角有穷时，惟有相思无尽期。

残梦楼头空自忆，离愁花底问谁知。

云山深锁真情恨，风雨翻成薄命词。

我向鳞鸿占信候，金钱掷破叹归迟。

却说梅如玉、雪瑞云二小姐，自雪公去后，就与雪夫人回苏，原来雪公的旧宅在苏州府桃花坞中。回家住下，只要打听雪公的消息。后闻雪莲馨、柳友梅与竹凤阿入京去挽回了，心下终宽。捱过了残冬，直到岁底才有信来。知雪公的事已渐平安，方觉放心。及至春闱，忽报雪莲馨中了进士，柳友梅中了探花，母女三人真喜出望外，满心欢畅，只道不日衣锦还乡，便可乘鸾跨凤。哪晓得过了数月，反无音信起来，不知为着何故，母女三人又不胜忧闷。雪老夫人对着二小姐道：“自你父亲去后，已近一年，幸天保佑无事，更喜两登科第，实为望外。但不知到今数月，为何反无音信？”瑞云小姐道：“去岁忆分袂，临别见青杨如织，今年又望绿柳成荫，因什缘由，鱼沉雁杳？”如玉小姐蹙着眉，无言无语，半晌才说道：“云山修阻，烟水苍茫，徒令人目断长安，不知归舟何日！昔时守孝情长，今觉思亲倍切。”雪夫人道：“我闻银灯频剔，喜占音候，金钗可当，为问归期，何不寻一卜士问之？”二小姐道：“如此甚好。”就叫朝霞在门首去看来。

朝霞走出来，站立门首。不一时，只见一个起课先生，手中摇着课筒过去。朝霞一看，只见那先生：头顶方巾透脑油，

海青穿袖破肩头。

面皮之上多麻点，颈项旁边带癭瘤。

课筒手托常作响，招牌腰挂不须钩。

谁知外貌不堪取，腹里仙机神鬼愁。

朝霞立在门内，远远望见他腰间挂着一个小小招牌，上面写着：“李半仙课精鬼神，相善麻衣”。朝霞想道：“这个先生一定又会相面，又会起课的了。”遂叫声：“起课先生，这里来！”那李半仙见有人请他，忙走过来，进了门，走到中堂坐下。朝霞就进去，报与夫人、二小姐知道。二小姐就随着夫人一径在厅堂后，来看他起课。

李半仙见夫人出来，便问道：“夫人要起课么？”雪夫人道：“正是要起课。且问先生就定居在此，还是新来到的？”李半仙道：“在下到处起课，哪有定居。前往绍兴、山阴县去了几日，偶到这里。”夫人道：“可认得山阴新探花柳老爷家么？”李半仙道：“柳老爷是我大恩人，夫人却如何认得？”夫人道：“就是我家老爷的小婿，今日起课也是为他。”李半仙道：“如此就是前任杭州府雪太守贵婿。”夫人道：“你为何就晓得？”李半仙道：“柳老爷未中时，曾在舍下住过一宿。在下前日自他家里来。柳老爷真是好人，我曾受他大恩未曾报德。昨我在街上，听得有人传说他出使边庭，不知此信可确。我也要访他一个真信。”夫人惊问道：“为何出使边庭起来？”李半仙道：“在下也不知何故，也是道听途说，不知可真？前日他老夫人也曾叫我起一课，看起来，此信竟像真的。我今因奉他老夫人之命，一路卖卜，进京访问，因此在这里经过，不期又遇了夫人。”雪夫人道：“如此你且与我起一课看。”李半仙就将手中课筒递与朝霞，朝霞送与老夫人。夫人对着天地，暗暗地祈占了一番，仍叫朝霞递还李半仙。李半仙拿在手

中，摇来摇去，口中念些单单单、折折折、内象三爻、外象三爻的仪文，不多时，起成一课。李半仙道：“不知夫人何用？”夫人道：“问归期。”李半仙道：“是个未济卦。未济终须济，日下虽不能归，然终有荣归的日。但妻占夫卦，官爻不发动，倒是子孙文书爻动了，又临腾蛇白虎，一定还有虚惊。自身尚不能归，或是音信，或是子侄，预先有个归来了。”雪夫人道：“只是我考爷的归期在于何日？”李半仙把手捻一捻道：“今年不归，直要等坎离交济，来岁春夏之际，方许归期。”雪夫人道：“为何要到来年？”李半仙道：“卦上是这般发见，连我也不知其中缘故。我只据理直谈便了。”夫人又叫朝霞取过课筒，又祷一番，递与李半仙。李半仙重排爻象，早又起成一课，却是个篡卦。李半仙道：“夫人这又何用？”雪夫人道：“婚姻。”李半仙道：“篡者，遇也，又婚姻也。这婚姻已有根了，绝妙的一段良缘。他日夫荣妻贵，只嫌目下稍有阻隔，也临腾蛇爻上，毕竟也有一件虚惊。更有一种奇妙之处，又是两重婚姻。”雪夫人听了，与二小姐道：“那先生起课，果系是半仙了。我又不曾与他说，他又不晓得，如何便说是两重姻缘。”

只不知姻缘成在何日？”因又问道：“姻缘应在何时？”李半仙又把手捻一捻道：“据卦看来，也要到来岁秋间可成。”李半仙起完了课，因又笑道：“在下不但会起课，且精相理。似老夫人这般相貌，日后要受三封诰命，贵不可言。只是目下，气色稍带阻滞，尚有一段惊忧。过了今年，来春便喜从天外降，恩向日边来矣！”随指着朝霞道：“像这位姐姐也有些福气在面上，后有个贵人抬举哩！”说罢，便要告辞起身。

雪夫人叫留便饭。随进来命二小姐写了封家书，顺便寄他带去。又封了一封银子随出堂来。李半仙才用过饭，雪夫人叫

朝霞传语嘱咐道：“有劳先生，家书一封付寄到京，谢仪一两，权作酬资。”李半仙道：“家书附带当得，酬仪断不敢领耳。”再三推了几次，李半仙方才取了，竟飘然而去。正是：

天地有先机，世人不能识。

直到应验时，方知凶与吉。

却说李半仙去后，雪夫人与二小姐，因闻差出使边庭的话，心上又添了一段忧疑。遂叫家人往外边打探，并到报房看报何如。

未知家人去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点宫秀暗添离恨

诗曰：

一番风鹤一番惊，闺阁幽情自不禁。

旧恨乍随流水逝，新愁又似白云深。

鱼书寄去成空问，鸣信传来莫慰心。

留得贞风付才子，兰房有日共调琴。

却说雪夫人与如玉小姐、瑞云小姐，因听李半仙说了出使边庭的话，心上好生忧闷，只得叫家人出外打听，并往报房看报回话。

家人去了一日才回，对夫人说道：“小的日间打听，又往报房查看，说出使边庭事果真。太老爷与柳老爷通已辞朝出塞去了，为此不能个归。闻说又是严府举荐出来，保奏上去的。不知又是何故？”夫人与二小姐听说，通惊得面如上色。雪夫人道：“这是哪里说起，我想塞外长驱，又况敌情难测，你爹爹年已迟暮，你丈夫亦系书生，如今深入虎口，岂能免不测之祸。”如玉小姐亦垂泪说道：“料此番一去，多凶少吉，况系严贼荐举，明明设阱陷人。只是我母女三人，为何薄命至此！”瑞云小姐心上亦甚忧疑，但见母亲与姐姐在那里悲切，不好更添愁恨，只得劝解道：“虽然如此，母亲与姐姐且免愁烦，看来李半仙的课果系如神，他说爹爹自身目下尚不能归，一定还有虚惊。这出使边庭的话，分明应验了。他说先有音信，子侄归来，且看后来消息何如。倘饶天幸，或得无事，也未可知。母亲还请放心。”雪夫人道：“课虽如此，只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三人说话间，只见家人进来报道：“好了，好了！夫

人小姐不须忧虑，老爷已有家书到了。”就把家书呈上。雪夫人道：“是谁寄来的？那寄书人曾留下么？”家人道：“是一位姓张的相公寄来，小人要留他，他忙忙地说道：‘我有事要紧到杭州，还要寄书到山阴新探花柳老爷家去’，因此，小人不曾留得。”夫人与二小姐连忙拆开书看，只见写道：

愚夫雪霁谕道贤妻玉贞：

自我去后，赖吾祖宗福泽及皇天荫佑，宰保无事，更喜春闱一子一婿并登科第，尤出望外。不料乐极悲生，祸从福始。柳贤婿以力辞严府婚姻，遂致贾祸，及今与我并使边庭，尚不知身首何处。但我一身殉国，义不容辞。转思二女无归，决宜改嫁，字到当即遣媒另作良缘。不日朝廷采办宫女，仍恐旨急下，勿至临时后悔。料我二人国家事大，身家事小，归期难卜，先此预闻。

雪夫人看毕，不免顿足道：“如此怎了，如此怎了！”二小姐看见，也不觉惊呆了半晌。仔细把书一看，雪小姐道：“母亲且不要慌，这书中的字，不是爹爹的手迹，况且又无年月印信，多分又是假的。”如玉小姐看了，也笑道：“看来又是奸人所为，若是真的，那寄书的人为何就去？”雪夫人道：“哪里就见得不是真的？”如玉小姐道：“字迹不真，又无年月印信，眼见是假。”

况退婚大事，爹爹与柳生何等交情，焉有他意未从，就写字归来而令别嫁者。”瑞云小姐道：“才说寄书人姓张，一定是昔日题假诗的张生耳。只是奸人作恶，为何种种至此！”雪夫人始初疑惑，被二小姐看出书中真伪、一篇慰说，便心宽了一半。但只愁出使边庭，心上终有许多忧虑。

又过了数日，只听得家人说来，外面纷纷扬扬，要点采秀女之说，不知可真。忽一日，家人来报道：“夫人如何是好？”

外面点秀女之说，果系真了。”夫人道：“哪里见得就真？”家人道：“某处已在哪儿议亲，某家已在哪儿成婚，又闻某家略迟了些，已报了名字去了。不论大家小户，通甚惊惶。如今太老爷及柳老爷已北去了，小老爷又不回来，并无一个实信，如今却怎生区处？”雪夫人道：“眼见为真，前日书虽是假的，这个却不是假的了，如何是好？”不免又有些媒婆听知雪府里有两位小姐：便一个来一个去，进来议亲。雪夫人虽立定主意，哪里回得绝她。

一日里，有两个媒婆进来，一个姓花；一个姓李。一同见过了夫人，又见过了两位小姐。那两个媒婆便把二小姐上下仔细一看，便笑说道：“媒婆不知走过城中多少乡宦人家，见过了许多小姐，从没有似二位小姐这样标致的。果然好个千金小姐。”雪夫人道：“你两人又是哪家来的？”那花婆道：“媒婆是张员外家差来夫人处说亲的。”那李婆道：“媒婆不是别家，是本府有名的刘员外家，差来到夫人小姐处求亲的。”雪夫人道：“又是什么姓张姓刘的，你自说姓刘的是哪家？姓张的又是哪一家？”花婆道：“张员外是苏州有名的张十贯家。他只生得一子，人物又丰厚，家道又富饶，新在京师纳监归来。闻知雪老爷府中小姐的才貌，又见外边婚娶甚多，因此特差媒婆到夫人处恳求。”那李婆道：“我家刘员外家与张员外家系是至戚，就是有名的刘百万家。他家大相公，一同张相公在京师纳监回来。在京中也曾会过雪老爷，与雪老爷也是极相契的，因此便晓得府中有二位小姐。一到家，便要差媒婆来求亲。近日正值人家盛行婚娶，为此特来议亲。夫人，这是绝好的一头亲事，莫要错过。”雪夫人道：“但我家二位小姐，我老爷在家时已曾定过今科新探花柳老爷家的了。一等回来，便要成亲。”李媒婆道：“原来夫人还不知新探花的信么？新探花出使边

庭，被北人拘留住了，也看上了新探花的才貌，北主竟招他做驸马去了。夫人还想他回来么？”雪夫人听了，惊呆了半晌，忙问道：“你哪里晓得？”李媒婆道：“就是昨日他们两位相公在京师回来的信哩！”花媒婆道：“闻说出使边庭，是雪老爷与柳老爷同去的，昨说雪老爷已放回，柳老爷招为驸马，是断断不能回来的了。”雪夫人道：“但不知此信可真否？”李媒婆道：“怎么不真？是他相公们昨日在那里亲口说的。媒婆偶尔听得，听他两位相公说来，却又一样。”花媒婆道：“正是说来一样，所以可信。”雪夫人听她两个婆子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像个真的了，便吓得面如土色，不免顿足道：“此信若真，便镜拆钗分，良缘割断了。”李媒婆道：“夫人且不要慌，有两位这样如花似玉的小姐，在媒婆身上，婚配那两位多才多貌的相公，夫人下半世正受用不尽哩。”花媒婆道：“只是如今朝廷要点秀女，婚娶只在早晚，断迟不得。”李媒婆道：“只等这里夫人与小姐允从了，我们就去回复了二员外，就好行聘了。”雪夫人道：“虽如此说，也还要等我家太老爷或小老爷回来，方好作主。”花媒婆道：“小老爷不知在几时回来？”李媒婆道：“夫人，点秀女是早晚间事，如何待得老爷回家！”雪夫人道：“这事终要待他回来作主。”媒婆见说不上，只得告辞，起身道：“既夫人主意未定，待媒婆明后日再来讨回音罢，只是夫人不要错过了好亲事。”说罢，花、李二婆子就出去了。

雪夫人将二媒婆的说话说与二小姐得知，二小姐当媒婆说话的时节，已在内房听见。至此，正在那里掩泪对位。又听雪夫人一说，直惊呆了。如玉小姐道：“总是红颜薄命，数该如此，但忠臣不事二君，烈女岂更二夫！我心如石，断无转移。”瑞云小姐道：“宁可人负我，莫使我负人，生为柳生妻，死

作柳家鬼。

莫说媒婆来说亲，就是朝廷要点我去，也抛一死，做个贞节女，不愿为失节妇也。”雪夫人道：“三贞九烈固妇人有志的事，但恐目下朝廷要点秀女，不容人作主，如何是好？你爹爹既无实信，你弟弟又不回来，叫我一妇人怎生区处？”瑞云小姐含泪说道：“母亲你不必忧疑，孩儿闻十朋之妻，投江自尽，至今贞风千古，流芳百世，私心窃愿效之。”如玉小姐亦垂泪道：“小青有云：祝发空门，洗心浣虑，入宫有绿云之粉黛，谅无素顶之娥眉，窃愿长作废人，以了今生孽债。”雪夫人听见二小姐说到伤心，不免堕下泪来。二小姐亦潸然出涕。

正在悲凄之际，只见家人报道：“夫人，不好了，不好了！不知何人，已将二小姐的名字报进府县去了。只在早晚，采办官要来点名查验了。”雪夫人道：“如此怎了，如此怎了！”二小姐听说，吓得面也失色，神飞魄散了，不觉呜呜咽咽哭将起来。

如玉小姐忙到房中，把青丝剪下，朝霞急来劝时，早已剪落。瑞云小姐哭了一场，忙寻自尽，要学钱玉莲投江的故事了。雪夫人见二小姐如此行径，心下十分烦恼，却又无可奈何。倒是朝霞说道：“夫人、小姐俱不要惊慌，乱了方寸，朝霞倒有一计在此。”雪夫人道：“有何妙计，你且说来。”朝霞道：“如今事在危急，我家小姐已把青丝剪落，扮作道装，料然没事。只是二小姐要寻自尽，心虽贞烈，如何使得？且夫人只生得这位小姐，胜似掌上珍珠，倘小姐一行此志，夫人何以为情？况有日玉镜重圆，未免鸳鸯先拆，小姐是断断死不得的。”瑞云小姐道：“死生固大，岂不痛心？只据今日看来，未免性命事小，失节事大，故宁抛一死，以谢柳生耳。”朝霞道：“小姐心虽贞烈，也不要性命忒看轻了。谚云：‘千金之子，

不死于盗贼。’为其身可爱也。小姐千金之躯，为何遂不惜死？朝霞蒙夫人小姐抚养成人，今小姐有难，朝霞岂敢爱身。朝霞情愿将身代小姐一行何如？”雪夫人道：“若得你如此好心，真可谓女中侠士，不意裙钗有此忠胆。”瑞云小姐道：“此余前世自作之孽，何忍连累及你。”正说间，忽见家人走进来道：“夫人，采办官即日要到了，如何是好？”朝霞道：“事急矣，快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与朝霞穿了。小姐速速避去，只留我家小姐在此。他们见剃发出家，自然罢了。朝霞便认做了二小姐一行。”雪夫人见事势没法，只得叫瑞云小姐把身上衣服脱与朝霞穿了。朝霞穿起，宛然与瑞云小姐一般。正是：

虽然不似千金体，也有娥眉一段娇。

不一时，采办官到了。随照花名查验，点到如玉小姐，见已是一个剃发尼姑，忙叱道：“为何出家人也报了？”他连忙去了名字。点到瑞云小姐，朝霞走上前面，采办的内使把来仔细一看，喝采道：“好一个有造化的女子，明日自中上意！”众人就把朝霞扶上了轿，蜂拥而去。姑苏城里纷纷扬扬，到处只道是雪太守的女儿点去了。正是：

无端风雨来相妒，吹落枝头桃李花。

直待东君亲作主，这番春色许重嘉。

不知朝霞去后，梅、雪二小姐的姻缘毕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雪莲馨辞朝省母

诗曰：

双亲未老已成名，人世荣华莫与衡。

有子果然诸事足，辞官原不为身轻。

离愁顿减同花笑，欢喜相逢拟梦情。

独有倦游人未至，空令二美计归程。

却说二小姐闻了柳友梅出使边庭、招赘驸马之说，心下已自惊慌。忽遇朝廷又点宫女，被人竟把名字报进，急得没法，如玉小姐只得把头发剪下，扮作尼姑；瑞云小姐要投江死节，幸亏朝霞一个女使反有丈夫气骨，亲身代往，力救此难。这一日点去后，雪夫人与二小姐倒好生放心不下，只得叫家人去打听，看采办官几时起身，并看老爷回来的消息，家人去了不题。

却说这报名的事，原是刘有美同着张良卿，在严相公门下时，闻知雪公与柳友梅出使边庭，中了他计，又闻朝廷不日往苏杭采办宫女，便道是天赐机缘。因此在京中商议，写了一封假书，二人给了假，星夜赶回苏州，把假书叫张良卿先送至雪夫人处，慌了她手脚，乱了她主意。然后又叫媒婆来，吩咐了她进去说亲，造出一段招附马没对证的事，来哄骗她。谁料雪夫人立定主意，要等雪公回来，二小姐又立志不肯再嫁。媒婆来回复了，心上又气又恼，又没法，只得暗暗把二小姐的名字报进府县，做个大家不得，行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计策。这一日，闻知雪小姐已点去，采办官要上京了。复细细打听，方晓得是一位小姐，一个小姐已落发为尼了。心上又好笑又反悔又可惜。没奈何只得往杭州，到家中看看，再作道理。张良卿与

刘有美遂一同回杭州不题。

且说雪夫人叫家人出去打听，家人去了一日方回来道：

“禀知夫人，采办官明日就起身了，太老爷的消息，出使后尚未有报，闻说小老爷已告假还乡，就同苏州府理刑杨老爷一同出京的，今早府里人已去接了，也只在早晚就到。”雪夫人道：“若早到一日，这点宫妃一事也就易处，如今已是迟了，几坏了我二位小姐，空送了一个侠女。”正说间，忽报小老爷回来了。雪夫人听了，心上不胜欢喜，恰如拾着了活宝的一般。不多时，雪莲馨已进内堂，雪夫人忙来接着，便说道：“我儿你回来了么？”雪莲馨答道：“正是孩儿回来了。”随跪在地下拜了母亲四拜。又与如玉小姐、瑞云小姐相见过。雪莲馨把如玉小姐仔细一看，记得昔日绿云乌鬓，今变为道扮仙装，不胜惊讶。又见二姐姐对着雪莲馨俱垂首掩泪，心上一发疑惑，暗想道：“却是为何？”又见母亲看了二小姐掩泪，亦为出涕不语。雪莲馨道：“孩儿为家国多艰，久离膝下，有缺晨昏，望恕孩儿不孝之罪。”雪夫人道：“这也不消说了。”才要开口，不免又掉下泪来。雪莲馨忙问道：“今日母子重逢，至亲聚首，正宜欢喜，为何母亲面带忧容，二姐姐也愁眉不展，只是掩泪，却是何故？”雪夫人只得拭干了泪眼说道：“自你去后，家中不知受了多少惊惶。去岁闻你爹爹平安，心上稍宽。及到今春，报你与柳姐夫通中了，不胜可喜，感谢天地。哪晓得直到夏间，反无音信，我与你二姐姐又起了无限忧愁。谁料后来传说你爹爹与柳姐夫出使边庭，这一惊真是不小。但尚未知真假，直待你爹爹书到，方知此说是真。书中又说朝廷采办宫妃，二女决宜改嫁的事，这一日叫我母女三人通惊呆了。孩儿，朝廷虽采办宫妃，柳姐夫虽出使外域，你爹爹为何竟写起改嫁二字来？”雪莲馨惊问道：“母亲，这是哪里说起，爹爹并无书来家，

为何说起改嫁二字？”雪夫人道：“这家书到亏你一位姐姐识破，知是假的，方才放心。哪晓得日后点宫妃的事渐渐真了。”雪莲馨道：“点秀女是上意，果是真的。但二位姐姐系是出使大臣的妇女，人也不敢妄报。”雪夫人道：“可恨将名已报去，人已点去了。”雪莲馨道：“哪有此事？如今二位姐姐现在。”雪夫人道：“若不是这个义侠女，你二姐姐已自不在了。今二位姐姐虽在，你柳姐夫却已不在，叫你二位小姐虽生之日，犹死之年矣！叫你做娘的忧容何日得开，你二位姐姐的愁眉何日得展？”言至此，不觉又堕下泪来。雪莲馨道：“母亲你且免愁烦，爹爹与柳姐夫荣归有日。点秀女的事，今孩儿已归，料然没事。少开怀抱，以俟归期。”雪夫人道：“你姐夫出使边庭，北主已招为驸马，哪里还有归期？你大姐姐已矢志空门，二姐姐几置身鱼腹。纵使掬尽西江，洗不净愁肠万斛，叫我如何得开怀抱？”雪莲馨道：“原来如此。这招赘驸马之说，却又从何处说来？”雪夫人道：“也从前日点宫女时节与你姐姐说亲的传来，说他在京师晓得的。”雪莲馨道：“孩儿离京时曾打探爹爹消息，并不闻有此信。哪有此事！此总是奸人作恶，造捏百端，欲使人堕其诡计耳。”雪夫人道：“据你说来，此事又谁人造出？”雪莲馨道：“母亲可记得那日来说亲的是说哪一家？”雪夫人道：“我尚记那日是说姓张姓刘的两家。”雪莲馨道：“都分又是张良卿、刘有美二小人造此风波耳。他在京与严府到柳姐夫处说亲，今闻柳姐夫出使，又乘机构衅。前闻他二人也告假回来，必定是他两个。奸人心曲，真似羊肠。幸二位姐姐贞心，始终如一，伫看玉镜重圆，会见鸾钗复合。”雪夫人被儿子一篇安慰，一番分割，方回嗔作喜道：“若得如此，慎毋忘义女朝霞。”雪莲馨道：“朝霞又为什来？”雪夫人道：“朝霞已代吾女点进宫去了。”遂将点秀女朝霞身代

之事，细细与雪莲馨说了。雪莲馨叹道：“不谓女流有此侠骨，是红裙中纪信矣。闻杨年兄与采办的内使在京曾有一面，想尚未起身，明日待孩儿同杨年兄去拜他。可把朝霞认为亲妹，他自然另眼相看，不敢待慢。且等爹爹与姐夫还朝，好动一疏，救她出宫就是。圣明闻此义侠之女，天恩自肯释放。”

母亲与二位姐姐如今俱免忧愁。”雪夫人道：“如此甚好。叫日你可就同杨年兄往拜，想采办官即日进京矣。”雪莲馨道：“孩儿晓得。”母子二人说罢，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听说柳友梅无事，亦放心归房不题。

次早，雪莲馨便同杨连城拜过采办内使，就将朝霞认为亲妹。内使道：“既系令妹，就是奉使北庭雪公的令爱了。大臣之女，何人便尔轻报！但今已造名入册，系是上用的了。俟明日面圣奏明释放罢。”雪莲馨道：“得如此，足感内使大人恩造。”说罢，二人告辞出来。杨连城便打点上任，雪莲馨亦自归家，采办内使是日便起身进京。

却说苏州点秀女，杭州的采办官也就到了，人心惶惑，盛行婚娶，也像杭州一般。李春花母女二人，在家急得手足无措，李半仙又出门进京去了，无计可施。然终是小户人家，倒好躲避。母女二人商量，倒往乡间母舅处，暂避过了罢，便连夜叫只小舟，锁着门避去。直待打听采办官进京了，方才回家，因此无事。正是：

朝廷行一事，百姓便惊心。

不是贞心女，花枝几被侵。

毕竟柳友梅如何归来，与梅、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柳友梅衣锦还乡

诗曰：

富贵还乡今古荣，锦衣花马坐春风。

玉楼此日逢双美，金榜当年冠众雄。

倾国佳人来月殿，千秋才子下蟾宫。

男儿到此方为美，留得风流佳话中。

却说柳友梅与雪公出使北庭，流光易过，日月如梭，不觉已近一年。早又腊尽春回，梅花吐玉，杨柳拖金之日了。雪莲馨告假在家，时常打听北庭的消息，要听得雪公与柳友梅去后的下落，却并无处可通音问，心上好生忧闷。但有雁字尺遥，欲寄鱼书水远。又恐惹起母亲与二姐姐的忧虑，只好挂在心头，不敢放在眉头。

一日，正值园梅盛开，白花如雪，融成一片冰心，香气迷空，占尽二江春色。又见淡黄杨柳，好鸟初鸣，嫩绿池塘，晴光乍转，早又是初春天气。雪莲馨吩咐家人，备酒在后园望花亭，请老夫人与两位小姐一同赏花。不一时酒已齐备，雪夫人随同着如玉小姐、瑞云小姐来到后园看梅。果然梅花放玉，嫩柳摇金，暗香随万里之风，春色夺千花之秀，说不尽许多景致。

雪莲馨接了母亲、姐姐一径到望花亭来。雪夫人上坐了，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从旁，雪莲馨就在瑞云姐姐肩下坐下。四人坐罢，丫环们斟上酒来，雪夫人道：“今日我母子四人在此对花赏玩，不知你爹爹与姐夫驰驱塞外，跋涉风沙，何时能够衣锦还乡，聚首庭闱耳。”雪莲馨道：“母亲、姐姐且宽怀饮一杯。昨日，孩儿曾往报房打听，说北人河朔一事，和议已成，

爹爹与姐夫荣归有日。”雪夫人喜道：“得如此，感谢天地。”雪莲馨便对二小姐道：“愚弟久困文墨，并无好句，二姐姐素精音律，多有佳吟。今日乘此良辰，名花在目，或诗或赋，敢求赐教一篇。”“愚姐自父亲去后，心中如醉，哪里还有兴咏诗？即使吟来，也是凄风苦雨，徒益人愁。今日花下题诗，固是文人韵事，然情之戒矣，心似摇旌，正是无可奈何，空叫好花落去。”因指瑞云小姐道：“除非贤妹，诗情胜似愚姐。”瑞云小姐道：“三春花柳，共嗟薄命之词；五里风烟，同咏断肠之句。每怀靡及，无日不思，恐当此愁闷无聊时，何得言小妹诗情胜似姐姐？”雪莲馨道：“士悲秋色，雅女怀春，人孰无情，谁能堪此。但今日梅花在目，料可相寻，柳色方新，不妨试问。二姐姐何必太谦！”如玉小姐道：“只愁无句寻梅，空怀如渴。”瑞云小姐道：“却又倩谁问柳，以遂幽情。”雪夫人道：“但今日对此梅花，不可一无佳咏，曷联吟一首，以记情况何如？”二小姐道：“既承慈命，当勉续貂。”随叫丫环取过文房四宝，即于花下联吟一首。雪夫人随展花笺，提笔写上：

自将心事与梅花，

写毕递与如玉小姐，如玉小姐接来看，随举笔题下：

无语凭花祇自差。

题罢，传与瑞云小姐，瑞云小姐接来看了，也就提笔写上：

几欲向花通一语，

写完，就递与雪莲馨，雪莲馨一看，说道：“好诗，好诗！字字有意，句句含情。”便提起笔来，续成末句，写道：

不知花意落谁家。

母子四人，这一个构思白雪，那一个炼句阳春，满席上墨花乱坠，笔态横飞。

正在对花吟咏之际，只见丫环从外边传进一本报来。雪莲馨道：“这两日没有报送，我正要看来。”揭开一看，只见一本叙功事：“原任杭州知府，今加兵部侍郎雪霁同新科探花、今入翰林学士柳素心，奉使边庭，讲议和好，不辱君命，还朝有功，着实授原职。又雪霁告病恳切，准着驰驿还乡，调理痊可，不时召用。又翰林院柳素心告假省亲，准告，俟经筵举行，进京召用。”又一本叙功事：“总兵竹凤阿，镇守有功，加升江南提督。”又一本封赠事：“故福建兵备梅颢，忠勤为国，加封太子太保，钦赐御祭一筵。”又一本释放宫女事：“掖庭女宠，请如唐太宗天宝年间，悉行释放。俱奉圣旨是。”雪莲馨看毕，便细细与夫人、小姐说知，举家欢喜。一霎时，把这些旧恨新愁尽尽为春风和气了。正是：

否极泰方至，离多合始来。

天机原自尔，人事岂能违。

却说雪公与柳友梅出使边庭，因议河朔一事，和议不能就成，往来反复，直到一年方得议成。翁婿二人，还朝面君，就急急告假还乡。圣旨依奏，奉旨驰驿还乡。雪公实受了兵部侍郎的职；柳友梅实受了翰林院学士的职。一路上百官迎接，人夫轿马，冠盖仆从，好不兴头。不一月余，便到了苏州。雪莲馨接了，备酒接风。柳友梅因又在雪公处盘桓了数日，方回山阴省亲。

杨夫人见儿子归来，不胜欢喜。柳友梅见过母亲，便把到京登第及出使边庭的事，细细说与母亲得知。杨氏夫人道：“我只道你在京听选，原来吾儿已成此段功名，可无愧你父亲的家声，并你母守节的志气矣。但抱琴归来，为何并不提起？”柳友梅道：“是孩儿恐惊坏了母亲，吩咐他如此说的。”杨氏夫人道：“原来如此。但你今日已金榜名标，正该洞房花烛，

早结梅、雪姻缘，成就百年鸾凤。”柳友梅道：“孩儿心上也只有这一段姻缘未完耳。只是前日是竹风阿为媒，他今已升了江南提督，正好为我作媒。但尚未到任。还要待他几日。”杨氏夫人道：“这也不妨，待他几日。但自你出门后，又有一李半仙到我家来，他说曾受你大恩，你又曾许娶他的女儿，可有此事么？他已到京访你，我因你久无音信，也就托他访个消息，你曾遇见他么？”柳友梅道：“李半仙不曾遇见，这姻事同是有的。”便将昔日还金赎身之事，一一说了一遍。杨氏夫人道：“既如此，你也该践却前盟。”柳友梅道：“正是，我也要访他。”才说罢，只见长班进来道：“禀老爷，外面有一相士求见。”柳友梅道：“请他进来。”柳友梅出来迎接，却原来就是李半仙，二人一见如故。李半仙道：“老大人德行如山，今果风云万里，学生荷蒙大恩未报万一，曷胜惶恐。”柳友梅道：“辱承厚谊，千里相寻，才与家慈谈及。今幸遥临，曷胜忻幸。”李半仙便把雪夫人昔日寄的家书递还柳友梅，道：“这是令岳雪老爷的家书。前日到京，不曾面致，今仍送还老大人。”柳友梅收好，便道：“既如此，姑苏家岳处，必曾相认过？”李半仙道：“到过几次。”柳友梅道：“正好与学生作媒，明日行聘，就烦尊驾走遭。”李半仙道：“当得效劳。”柳友梅道：“令爱姻事，俟梅雪二处行聘后，便好相求。”李半仙道：“小女蓬荜陋姿，改日当送到府中，永执箕帚耳。”二人说罢，柳友梅就留李半仙住下，当晚不题。

到次日，刘有美与张良卿在家闻知柳友梅做了翰林学士，衣锦还乡，好不荣耀。老着脸只得也来拜望，把昔日奉承严府的面孔，撮转来又奉承柳友梅了。柳友梅是个大量的，倒把从前丑态一概相忘，原以旧交优待。答拜后，就叫家人发两个名帖，一个去请张良卿相公，一个去请刘有美相公。就叫李半仙

择了一个行聘吉日，治酒。就央李半仙做主媒，请刘有美与梅小姐为媒，张良卿与雪小姐为媒，备了两副盛礼，一时同送到苏州雪公家来。雪公受了，治酒管待众人，彼此欢喜无尽。但雪公这日，只不发回聘的礼，众人道：“却是为何？”李半仙便问道：“老夫人回聘的礼，可乘吉日发去，为何只是不发？”雪公道：“有个缘故，老夫有一义女，名唤朝霞，老夫出使时节，为朝廷点宫妃一事，亲代小女点进宫中，老夫感其义侠，不忍忘本，意欲与柳贤婿同上一疏，救她出宫，三女同归，庶几恩尽义至。今闻皇上洪恩，释放宫女，前已着人到京领归。俟其归来，祈贤婿可再用一副聘礼，送到老夫处，老夫便将三副回聘的礼，一起发回，乞将此意转致柳贤婿。”李半仙道：“足见老夫人仁尽义全，令人钦仰。”张、刘二生听了，方晓得前日点进宫的也还不是雪小姐，自悔从前之失。李半仙与众人随别了雪公回去，回复了柳友梅。柳友梅道：“原来又有这一段缘由。”随即另择一日，仍备一副盛礼，送到雪公家来。恰好朝霞已从京中领回。雪公受了，随发了回聘的礼，又治酒款待了众人回去。

柳友梅过了几日，又择了一个大吉之期，要行亲迎之礼。柳友梅是年已二十多岁，一个簇新探花、钦授翰林学士，人物风流，才貌出众，人人羡慕。到姑苏来娶亲，柳友梅备着三只大船，三顶花轿，御赐红灯夹道，宫花、鼓乐满湖。舟至阊门，柳友梅骑着高头骏马，乌纱帽、皂朝靴、大红员领，翰林院执事两边排列。柳友梅亲自到桃花坞中亲迎，一路上火炮喧天，好不兴头热闹。梅、雪二小姐与朝霞金装玉裹，打扮得如天仙帝妃一般，拜辞了雪公、夫人，洒泪上轿。雪公排了兵部侍郎的执事，雪莲馨也排了翰林院的执事，俱穿了吉服送亲。杨连城闻知，也排着推官执事来送亲。恰好柳友梅成亲这日，竹凤

阿升了江南提督，已到了任，这一日，穿了大红吉服，黄罗伞，盖了耀日盔，排了提督府的执事，也来送亲。李半仙与张良卿、刘有美三人都是吉服，骏马簪花挂红，两头赞礼，直到胥门下船归去。好不荣耀。

到了山阴，山阴知县也来迎接。一路上轿，到了柳探花府门首，下轿拥入中堂。柳友梅居中，三位新人左右分立，参拜天地家庙，礼毕，迎入洞房，外面倒是李半仙陪着众人饮酒。

房里是四席酒，柳友梅与二小姐、朝霞同饮，花烛之下，柳友梅偷眼将二小姐一看，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宛然湖上相逢的美人。又将朝霞一看，分明就是那日揭帘时的侍女，满心快畅。此时侍妾林立，不便交言，将无限欢喜通忍在肚中。只等众人散去，然后同归洞房。

原来柳友梅后边新造的厅楼四间，左右相对，左边是梅小姐，右边是雪小姐，左边下面一间就做了朝霞的房，右边下面一间后日便好做春花的房。柳友梅与二小姐、朝霞同在洞房，诉说从前相慕之心，并湖上相逢、舟中题句及咏寻梅问柳一诗的事。尚疑似合欢亭梦里巫山，栖云庵夜来神女。这一夜亲身云雨之乐，比昔日梦中梅雪之缘，更自不同。真是少年才子佳人，你贪我爱，好不受用。正是：

潇洒佳人，风流才子，天然吩咐成双。兰堂绮席，烛影耀辉煌。看红罗绣帐，宝妆篆、金鸭焚香。分明是，芙蓉浪里，对对浴鸳鸯。

欢娱当此际，山盟海誓，地久天长，愿五男二女、七子成行。男作公卿宰相，女须嫁，君宰侯王。从兹去，荣华富贵，福禄寿无疆。

右调《满庭芳》

到了次日，柳友梅随请众人饮宴了两日。第三日晚又备酒

在后堂，请老夫人见过礼。排下五桌酒，柳老夫人上坐了一桌，柳友梅、如玉小姐、瑞云小姐与朝霞各人依次各坐了一桌。二小姐取出向日柳友梅所咏的《春闺》、《春郊》四诗，及《寻梅》、《问柳》二首，同看了一遍。柳友梅也取出昔日二小姐和成的《寻梅》、《问柳》二诗，也同看了一遍。大家展玩一番，母子姑媳同饮合家欢，方各各归房。从此至相敬爱，百分和美。柳友梅因念李春花昔日之盟，随与二小姐说明，也到李半仙家娶来，做了第四位夫人。

过了几时，柳友梅随同四位夫人上了祖墓，拜过了父亲柳继毅的坟，又到栖云庵把银一千两送与静如和尚，酬他昔日之情。静如就与柳友梅建造了一座关帝阁，了完旧愿。不隔几时，朝廷举经筵，钦召柳友梅进京。友梅就同二小姐到雪公家归宁了，然后同着梅如玉小姐顺便往金陵拜了岳父梅道宏的墓。恰好正值御祭，柳友梅又与梅公重建了坟墓。料理了些家事，然后进京。住不上一二月，因记挂四位夫人，就讨差回来。柳友梅只愿与四位夫人吟诗做文，不愿做官。后一科就分房，后一科南京主试，收了许多门生。后直到詹事府正詹。因他无意做官，因此不曾拜相。雪公后日也不愿做官，遂挂冠林下。因慕山阴禹穴的胜景，也就移居到柳友梅处来。雪莲馨又与杨连城的妹子结为婚姻，亲上加亲，一发契谊。后来梅小姐生了两个儿子，雪小姐生了一个儿子，朝霞也生了一儿一女，李春花也生了一女一子，真是五男二女。因梅公无嗣，柳友梅即将如玉小姐次子承继梅公之后，又与竹凤阿结为姻眷。后五子俱登科第，夫妇五人受享人间三四十年风流之福，岂非千古佳话！